

齊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七



仁德

2207

7



信 2207
7

音註全艾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一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成經十七年

陳傅良王人未有書一卿者書一卿皆與伐也

蕪轍書同盟鄭叛也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李廉春秋書用有幣用牲用甲賦用鄆子用致夫人

音註全艾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成公六年

經十有七年丁亥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衛成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言同盟也尹單與盟之辭也○

秋公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禮○晉侯使荀瑩來乞師無傳將伐

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十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

用幣用牲用甲賦用鄆子用致夫人

皆不宜用之文
孫復鄭與楚比周
晉厲王假王命合
諸侯以伐之而不
能服伯國不振可
知也

同上君之卿佐是
謂股肱厲公不道
一日而殺三卿此
自禍之道也誰與
處矣故列數之以
著其惡

傳十七年
補注傳見救晉不
書至襄二十三年
始書之今案凡書
救皆謂直救其國
都或伐敵則書伐
以救救而侵焉但
書侵侵足言救

于貍脰貍脰地闕○貍力
食之無傳○邾子貍且卒定公卒宜公輕立○晉殺
其大夫卻錡卻犛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五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
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侵鄭以救晉也至于高氏

鄭邑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侯孺鄭太子
故使一子為質於楚
○孺乃侯及質音致
楚公子成公子寅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
以備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鄭故假天
子之威周使一
卿會之故伐鄭
自戲童至于曲洧自戲童之地伐鄭至于曲洧之地
戲音義
○附錄
晉范文子及自鄆陵年鄆陵戰還使其

陳陳族義過矣杜云從告亦非後做此

汪道昆晉侯使人懼禍至此不區何待

魏世微國勢左張無故祈死非平日功名權勢之念淡

然無與而忠君愛國之心篤摯不釋安得有此
沈澤民人之死有命安可速哉然則變之卒適與祈會非自殺也
按字典云自裁自殺也
王荆五國母穢行

祝宗祈死祝大祝宗宗人皆主祭祀曰君驕侈而克敵言晉厲公本自驕是天益其疾也是天益晉侯驕侈之疾也難將作矣言晉之禍難將起矣○難去聲
愛我者惟祝我言愛惜我者惟祝願我於神
使我速死願神降福使我速死無及於難無及於晉國之禍難范氏之福也此則范氏受福於神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乙酉同盟于柯陵見經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晉伐鄭師于首止楚子重師軍于首止衛地諸侯還楚強故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女慶克亦為婦人服與婦人蒙衣相冒共乘一輦而入于閔與

婦人蒙衣乘輦慶克亦為婦人服與婦人蒙衣相冒共乘一輦而入于閔與閔音
鮑牽見之鮑牽鮑叔牙曾孫以告國武子鮑牽以其事告

宏

正國矣雖以足不為病而仲尼頌短之歟竊疑凡稱仲尼者恐左氏斷以己意而重言之使久信耳與稱君子同

左傳詩林卷三十一

猶能衛其足

葵頃葉向月以蔽其根言鮑氏不能危行言孫以取則足之禍

○冬諸

侯伐鄭

夏未得志故 十月庚午圍鄭

諸侯國鄭 楚公子申救鄭

師于汝上

楚也師于汝水之上

十一月諸侯還

不書圍畏楚救不成

初聲伯夢涉洹

洹水各先時魯子叔聲伯夢涉洹水

或與已

瓊瑰食之

瓊玉也瑰珠也夢或人與已珠玉而食之蓋舍象○食音嗣

泣而為瓊

現

夢中又淚皆化為珠玉 盈其懷

從而歌之

夢中又從而歌之

曰濟洹之水

濟洹之水以玉至盈吾懷乎皆夢作此歌 贈我以瓊瑰

或贈我以

瓊瑰

歸乎歸乎

必死之兆 瓊瑰盈吾懷乎

珠玉已滿吾懷乎

懼聲伯夢覺

不敢占也

還自鄭

及從公自壬申至于豕服

申至于豕服

豕服之地 而占之

而占先時之夢 曰余恐死

黨人坐此正多若

有體有用君子不

如此

曰余得此

故不敢占也

多而從

三年矣

無傷也

今眾繁而從余

言之之莫而卒

聲伯以言夢之暮而死

齊侯使

崔杼為大夫

使慶克佐之

帥師

圍盧

國佐從諸侯圍鄭

以

難請而歸

遂如盧師

齊侯

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

齊靈公乃與國佐為盟

十二

月盧降

使國勝告難于晉

晉

待命于清

使國勝以高

氏之難

秦古今欲誅渠首者必離其黨往往如是

王荆石勝則驕驕則淫侈而生亂范文子所謂外寧而內憂也
補注陳氏曰傳見殺大夫乃厲公之意故皆書國殺

晉厲公後

多外嬖夫在外反自鄆陵

愈驕倨欲盡去群大夫諸大夫去上聲而立其左

右而立其嬖幸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

以宣八年郤缺廢而嬖於厲公幸於厲公郤錡奪夷

陽五田郤錡以事奪五亦嬖於厲公夷陽五亦得

嬖與長魚矯爭田郤嬖與長魚矯有田執而梏之

也足械曰梏郤嬖執長魚矯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矯而梏其足○梏古毒反與其事也矯亦嬖於厲公

魚矯之父母妻子同既卒矯亦嬖於厲公亦得嬖

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鄆陵之

之四

卷三十一

艾千子瓜田李下君子遠之鄆陵之

戰郤至見楚子必下而又受其遺弓

本非待敵國之禮此樂書得藉口而行譖也

穆文熙樂書之譖郤至其機甚深豈

惟厲公即中主亦必惑之然方戰而

受其遺弓亦郤至自以招之耳

經世鈔即以已意譖人

鐘伯敬其有焉三字陔極

經世鈔譖人之雄此費無極諸人舉

動也不宜出之于

告公樂書乃設計使楚公子莩告晉厲公鄆陵之

戰也言此鄆陵之役郤至實召寡君郤至嘗使楚故言

師之未至也以東方諸侯與軍師之不具也苟筮佐

宋郤犇將新軍乞師曰此必敗郤至且曰此吾因奉

故言晉之軍師不備孫周以事君至欲因晉敗立孫周以事楚君

公告樂書厲公以公子莩書曰樂書其有焉不然若

豈其死之不恤豈鄆陵戰時郤至不而受敵使乎

謂楚子問郤至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言晉君何不

使於周室而察其有無欲奉孫周郤至聘于周公乃

之意時孫周在周故言○使去聲郤至聘于周公乃

樂書使孫周見之

之五

卷三十一

書○余嘗謂呂夷厲公使人覘何郤信果見有郤至孫遂怨郤至
簡君子中小人也至于周○覘音占周交通之跡
其心術作畧瑕瑜之問與藥書相似至
陳廣野或謂郤至與婦人先殺而飲酒
矜功伐已取怨於衆理或有之觀其
射殺孟張一事可見經世鈔寺人敢奪
卿奉公之豕郤至之侈猶未甚可知
至殺之已甚矣按奄音弁字彙云
精氣閉藏也

厲公使人覘何郤信果見有郤至孫遂怨郤至
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先婦人而後卿
射殺孟張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也孟張奪郤至之豕
射殺孟張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也孟張奪郤至之豕
公曰季子欺余及以爲郤至欺已
也故必先三郤族大既大多怨又且去
大族除夫不偏則不偏敵多怨計多有庸則易得公
曰然厲公是郤氏聞之公之謀郤錡欲攻公欲先
攻厲曰雖死言雖無君必危厲公必危亦危於郤至曰人所以
立郤至不欲攻公言人信知勇也誠信知謀武勇三
下信不叛君有誠信者知不害民有智謀者勇不作
亂不肯作亂失茲三者失此信智勇其誰與我其誰
而效死而多怨民作亂多其怨咎將安用之亦將
用君實有臣而殺之且君實有臣其謂君何言不可
我之有罪我若有罪吾死後矣吾之死已晚矣若殺不辜
也若殺無罪將失其民則民心不服君欲安得乎言不
罪之人待命而已受君之祿言人臣受其是以
聚黨故以餘祿有黨而爭命既有私黨而與其罪孰
大焉其爲罪孰大於此○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

增補合注多怨即
叛君害民作亂之
謂言俱不免于死
無用多其怨咎也
安得言不得安于
君位也
王元美郤至驕言
同致譏人之間而
見殺然其臨死信
知勇三言亦自激
烈悲壯

立郤至不欲攻公言人信知勇也誠信知謀武勇三
下信不叛君有誠信者知不害民有智謀者勇不作
亂不肯作亂失茲三者失此信智勇其誰與我其誰
而效死而多怨民作亂多其怨咎將安用之亦將
用君實有臣而殺之且君實有臣其謂君何言不可
我之有罪我若有罪吾死後矣吾之死已晚矣若殺不辜
也若殺無罪將失其民則民心不服君欲安得乎言不
罪之人待命而已受君之祿言人臣受其是以
聚黨故以餘祿有黨而爭命既有私黨而與其罪孰
大焉其爲罪孰大於此○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

社稷

威也

按社通作祫要經
半下說苑云人道
惡滿而好謙是以
衣成則缺社宮成
則缺隅示不成者
天道然也
穆文熙長魚僑立
殺三郤謂勇士
然請誅禱書中行
偃以絕君患其言
又鑿鑿中理此又
非徒勇者惜厲公
之不足以語此也
按注畏當之畏作
威為是然誅本多
作畏者蓋傳寫誤
也

百胥童夷羊五皆厲公將攻郤氏將以甲士長魚矯請無用衆長魚矯公嬖人請公使清沸魘助之厲公沸魘往助長魚矯無用衆以攻郤氏抽戈結社長魚矯清沸魘而偽訟者偽若一人將訟三郤將謀於榘三郤將聚謀於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即長魚矯以戈殺溫季曰溫季即逃威也郤至本意欲一人於其坐位郤至逃威也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遂趨郤至遂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畏當為藏趨而矯及諸其車矯進及郤以戈殺之以戈殺皆尸諸朝皆陳三郤之尸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胥童於晉國之朝樂書中行偃矯曰長魚矯不殺二子不於晉國之朝行音枕

王荆石胥童恐為
二卿所害故請行
經世鈔諸卿唯郤
氏侈亦無大罪未
嘗陵逼厲公姦軌
之言何謂也而又
欲誅書偃盡其所
忌亦毒甚矣五王
不誅三思則又惜
其不知此耳
同上矯殺諸大夫
以報私怨而固私
寵耳其力甚強其
謀甚毒乃侃侃然
為義理正直之言
而又先機以奔狄
姦人之最雄傑者

殺樂書中子憂必及君言二子必公曰厲公一朝而尸行偃三卿言一尸而殺余不忍益也我不忍又益以對曰長魚人將忍君人謂樂范言樂臣聞亂在外為姦其各曰姦在外在內為軌作亂在內御姦御姦以德御軌御內亂以刑不施而殺不施德於不可謂德不可謂御臣偃而不誅樂范偃君不可謂刑不可謂御德刑不立德刑不姦軌並至姦軌並臣請行長魚矯請遂出奔狄長魚矯遂公使辭於二厲公使人辭謝於曰寡人有討於郤氏言厲公但之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胥童劫而

李長衡郤氏雖多怨然君之股肱也厲公不能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樂書中行偃能無及乎

大夫其復職位使二子各復其舊日職位皆再拜誓首樂書中行偃皆再拜曰君討有罪言晉君討治有罪之人而免臣於死臣於死而免君之惠也此君之恩惠也二臣雖死二臣雖死敢忘君德敢忘君德不敢弭忘不敢弭忘乃皆歸樂書中行偃乃皆歸其私家公使胥童為卿厲公使于外嬖行偃遂執公焉執厲公召士句士句辭士句辭士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畜養也言韓厥少孟姬之讒孟姬即趙莊姬言十年吾能違兵違去也言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古人有言因述古人之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尸主也言牛老而殺之會

李于鱗楚既摧敗而其餘烈猶足以滅國使其得志於鄢陵則毒被華夏豈勝道哉故晉厲之一勝而驕雖晉之不幸實中國之大幸也

莫之而况君乎而况國君二三子不能事君二三子不能事其君而焉用厥也安用召我為○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師之敗于鄢陵也道吳人圍巢道引吳人伐駕又伐楚圍釐又圍楚之遂恃吳而不設備舒庸遂恃吳而滅舒舒庸之○附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以胥童民不與郤氏郤氏多怨民胥童道君為亂亂胥童實開故皆書曰故春秋皆晉殺其大夫據今年書經十有八年戊子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前年

不許公使晉童為卿書偃既執厲公乃先殺童童雖道君為亂然書偃自是以弑君故稱國以殺
余光楚與鄭伐宋取彭城置宋臣而以三百乘戍之塞吳晉交通之路高閔前此未有書築圍者是後昭九年築蛇淵圍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汪克寬諸侯同心懼楚而謀救宋故書同盟傳十八年補注絺君者常國

左傳卷三十一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厲公弑悼公周立齊殺其

大夫國佐國武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

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

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不

為鹿已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

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

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杯虛杯地名打音江丁未葬

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

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翼晉故都葬晉厲公于翼東門之外

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厲公也古者諸侯葬車七乘乘去聲使荀營士魴

逆周子于京師周子即孫周也時在周故使一子往周迎之而立之而立之

為晉君是生十四年矣於是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

晉諸大夫迎悼公于清原之地周子曰公即悼公孤始願言孤始願不及此

雖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豈非出於天

抑人之求君抑語辭言人之所以求君使出命也將使其君出立

而不從既立為君而不從其命令將安用君如此則安用二三子

呼晉二三大夫用我今日用我之命當自今日始否亦今日不用

命亦自始共而從君恭敬事君而從神之所福也臣盡

此鬼神之所福祐也傳言對曰諸大夫答群臣之願也君

趙不言賊主名故書國以弑
補注陳氏曰傳言君弑所以不得葬
穆文熙周子途中數語安人心消讒
忌便見駕馭之才未幾而即逐不臣者七八又何果也君哉
湯若士悼公以幼弱之年初見諸大夫而其言真不可犯諸臣之跋扈者安得不畏服也其復霸固宜
經世鈔晉惠公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語便事歸所以不終

經世鈔衛獻公告之所言乃羣敢不唯命是聽敢不惟君庚午盟而入

寧喜曰政由甯氏臣之所願望館于伯子同氏館舍也伯子同氏晉大夫家晉悼公舍于

伯子伯子辛巳朝于武宮朝于晉武公之廟逐不臣者七人逐夷

等不臣悼公有兄而無慧性此世所謂白癡不能辨菽

麥能辨大豆也豆與麥殊形易別亦不故不可立故不

為君傳著悼○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故甲

申晦故字當屬上句杜齊侯使士華免華免齊大夫以戈

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內宮夫人官也齊靈公惡國佐殺慶克故殺之于夫人官之朝

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夫人之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

佐經書棄命以國佐棄會伐鄭之命而先歸專殺專殺慶克以穀叛故也國佐

王元美慶克以淫亂被殺非過也乃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

秩其子以忠忿清人殺之國弱來奔弱勝之象王湫奔萊王湫國佐

殺其子刑賞如是○湫慶封為大夫慶封慶克子慶佐為司寇佐亦慶既

宜乎慶封稔禍而事齊侯反國弱齊靈公召國使嗣國氏使繼國氏禮也

魏世儼鮑牽見慶也佐之罪不及不祀○附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

朝悼公即子周朝廟五世而即位也始命百官始命

官以政施舍施恩惠已責已止逮鰥寡惠及無妻曰鰥

無告振廢滯振廢滯振起舊德之中匡乏困匡救國人之有

救災患極救國人之有禁淫慝禁止國人之淫薄賦

斂稅賦徵斂省罪戾重罪輕戾節器用器具財用時

魏禮按先去小人次惠百姓次任賢

者雖一時並行却仍有先後之序滙參按施所當舍已所當責四字分領下八句註作三項未確
穆文熙悼公既逐不臣七人而又用六官之長皆得其當施為若此安得不伯
按此篇傳悼公復霸事以命官用民為主而用民又本于命官故首段先叙用民只以簡筆揭過而另以詳筆排叙命官結處收命官輕帶用民運悼圓密

用民使民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魏錡士魴會

魏頡魏顓趙武趙朔為卿此四人其祖父皆有勞於晉國故使為卿荀

家荀會荀杜注小欒黶欒書韓無忌韓厥為公族

大夫公族大夫掌公族與卿之子弟國語荀家悼惠荀會文敏鷹也果敢無忌鎮淨使茲四人為之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教訓卿之子弟恭敬儉約入孝出弟○共音恭共

御使士渥濁為太傅渥濁即士貞子國語君知士貞子師志博聞宜惠於教使為太

使脩范武子之法范武子即士會為景公太傅作執秩之法故使士貞子脩之

右行辛為司空辛即賈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國語知右行辛能以數宜物定功也使為元

使脩士為之法士為為獻公司空使修建并糾御

戎并糾即欒糾御公戎車國語知欒糾之能御以利于政使為戎御校正屬焉校正主馬

之官使屬使訓諸御知義御戎為諸御之表故荀賓

為右荀賓為公戎車之右國語知荀賓之有九而不暴也使為戎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

之官使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戎右車右之長車右於戎右雖尚勇力而勇力之

人多不順命故使卿無共御諸卿為軍帥者皆訓之以共時之使立軍

尉以攝之立軍尉之官使臨戎事則攝諸卿之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國

知祁奚之果而不羊舌職佐之羊舌大夫之子佐職也使為元尉魏絳為司馬魏絳子為中軍司馬國語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

使為元張老為候奄張老中軍主兵候之官國語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為元候

鐸遏寇為上軍尉國語知鐸遏寇之恭敬而浸強也使為輿尉籍偃為之

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國語知籍偃之博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輿司馬使訓卒乘

陳眉公逐不臣者七人而又用六官之長皆民譽安得不伯

朱子晉悼公甚次第才高只十四歲說話便有操有縱纒歸晉做得便別當時晉室太段費

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做得恁地好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

親以聽命上軍為下新軍之長故使訓卒乘相程鄭

為乘馬御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國語

六騶屬焉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使訓

群騶知禮使乘馬御教訓凡六官之長周制大國二

公三年作六軍故有六卿六官之長即皆民譽也皆

六卿也言長者以見其餘○長上聲舉不失職凡所舉用皆得

之所譽望者也舉官長以見群官無非民譽舉不失職其人無有失職官

不易方凡所居官皆守爵不踰德凡所授爵皆當師

不陵正師二千五百人帥也正軍將命卿也師旅不

偏師旅五百人之帥也旅帥不民無謗言悼公政事

無有謗敢偏害其師帥亦上下有禮所以復霸也悼公政事

讞之言所以克復霸業此以上通言所以復霸也悼公政事

公如晉經朝嗣君也晉悼公新嗣君位○夏六月

鄭伯侵宋鄭成公及曹門外鄭師及宋遂會楚子伐

宋鄭成公遂會楚取朝邾朝邾宋邑○朝楚子辛鄭

皇辰侵城郕城郕宋邑又使取幽丘幽丘同伐

彭城彭城亦宋邑吳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府焉五大夫以十五年出奔楚以三

百乘成之而還楚以三百乘二萬二千書曰復入惡

依阻大國以兵凡諸侯大夫國逆而立之

威遷故書復入去其國出奔復其位曰復歸謂身

曰入謂身本無位本國迎而立復其位曰復歸謂身

位國迎而復其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

位故書曰復歸而納之有位無位皆

錦城九經曰允去其國... 位曰復歸... 二字誤錯否則入復... 錯亂今歸入二字互換... 則歸復歸入復入四... 者叙秩然有條此... 說太

呂東萊楚置五子... 於彭城所以毒宋... 乃未幾而晉人討... 之擊之如五鼠以... 去是反所以弄之... 也且五子亦何取... 孤懸楚宋之間而... 為叛人乎愚矣... 補注劉氏曰事與... 例合者少與例違... 者多不託之從赴... 則託之從某例惟

注者推言之不復曰
可信也陳氏曰傳
言楚人伐宋以納
魚石故書人衛人
弑其君以逆衛侯
行故書歸見入者
難辭歸者易辭也
而作例者曰凡去
其國國逆而立之
曰入諸侯納之曰
歸殊失傳意今案
歸入言復說見屬
辭

以惡曰復人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
宋人患之宋人以楚納五人夫於彭城為患害西鉏吾
曰言所以患若楚人與吾同惡蓋不令
宋大夫何也言所以患楚者何也
以德於我以施恩吾固事之也我
不敢貳矣不敢有二心矣大國無厭言大國無厭足之心
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不然又不與
而收吾憎而收我國所憎嫉使贊其政使魚石等贊
以間吾釁以間伺我之釁際亦吾患也如此亦吾今
將崇諸侯之姦今將崇長諸侯之而披其地而披分
地以封魚石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
披猶分也

補注陳氏曰傳言
楚納魚石而晉悼
復伯

彭士望此語使楚
聞之可使吳晉及
諸侯聞之亦可
李于鱗公朝始至
而聘使繼至晉悼
之下諸侯肅矣此
列國所以睦也

之逞姦而攜服使奸邪者得快其志毒諸侯而懼吳
晉毒害諸侯而懼吳吾庸多矣吾之有非吾憂也非
國之憂且事晉何為且宋之事晉必恤之晉必憂
患也患也公至自晉朝晉晉范宣子來聘范宣子且拜朝
也且拜謝我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君子謂晉於是
秋杞桓公來朝來朝勞公問勞成公之且問晉故
且問公以晉悼成公以晉悼公杞伯
公盛衰之故成公以晉悼公杞伯
於是驟朝于晉杞桓公感晉之德以而請為昏杞既
又請與晉為婚是驟行朝禮于晉
平公不徹樂張本錄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宋
司馬老佐司徒老佐卒于師言彭城彭城八月邾
華喜共圍彭城

宣公來朝釋經書即位而來見也邾宣公即位始來見於魯○見音現

築鹿囿見經書不時也非土功之時○已丑公薨于路

寢經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

救魚使偏師與鄭人侵宋華元如晉告急以楚

故使華元韓獻子為政於是樂書卒韓曰欲求得人

告急于晉韓必先勤之必先勤之成霸安強昔者晉文

諸侯之從已必自宋始矣傳二十八年亦以救宋始

業而致安事故敗楚遂成數世之霸晉侯

師于台谷台谷地闕晉悼公從韓以救宋遇

楚師于靡角之谷靡角宋地晉師與楚師楚師還

晉強故晉士魴來乞師于魯將以救宋李文子

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臧宣叔之子季文子對曰

仲伐鄭之役伐鄭在十七年知伯實來知伯荀罃也下軍之

佐也荀罃實佐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即士魴如伐

鄭可也師出如十七年事大國事大國無失班爵無

班爵而加敬焉而加恭敬於其使者禮也此事大從之季文子

謀救宋也謀救宋宋人辭諸侯宋人辭不敢而請師

以圍彭城但請其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孫

而先歸會葬不待會畢而○丁未葬

我君成公經書頌也五月而葬國家安靜

王荆石自是昭公築即圍定公築蛇淵蓋作備於此

補注陳氏白傳見嬰齊書入經有鄭人傳闕文

同上陳氏曰傳言救雖君將不書

經世鈔悼公一立而楚師還矣厲公在雖有鄢陵之捷而不能服楚也

李益翁僑如諺夫人失德而亂於內國幾不可為矣幸其一時諸侯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文仲皆賢智之士故能維持協贊以緩難耳

實來猶言時來書注實是也按事不類而必裁之使對是整齊法同上與前言道也自相對

五傳平水卷三十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一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周 簡五十四年魯襄公二年簡王崩子靈王立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 成公十三年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襄七年僖公卒簡公嘉立

齊 靈公十年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光立襄二十五年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宋 平公四年

晉 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瑩為政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襄十三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襄十九年士匄為政襄二十五年趙武為政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南北

分霸始此

衛 獻公五年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為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弒獻公復歸于衛襄

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立

蔡 景公二十年魯襄公三十一年景公卒子般立

曹 成公六年魯襄公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 成公二十八年魯襄公三十四年滕公卒子公孫立

陳 成公二十七年魯襄公四十四年陳公卒子哀公弱立

杞 桓公六十五年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句立襄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黎比公五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三十二年黎比公弒子展與立

邾 宣公二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 靈公十八年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共王十九年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

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為令尹二十二年子馮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為令尹

秦 景公五年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邾敖麋立

吳 壽夢十四年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過襄二十五年過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載襄二

十九年餘祭卒夷昧立一名餘昧

越 詳見隱公元年及魯昭公元年

襄經元年
張洽案楚已取彭城封魚石今彭城非復宋地尚繫之宋傳曰諸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羅喻義文止也料

前軍能獨當鄭諸侯之師且止晉悼

舉止安閑同符齊桓伯亦有直也

傳說彙纂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為禮

杜預釋之曰王計未至也公毅俱不

發傳而范寧徐彥楊士勛咸主杜氏

蓋按日而稽之非臆度也胡傳必以

為訛告已及者恐無所據今從左氏

補注據二年遂城虎牢不繫鄭者伯

主之令以內齊書也哀三年圍戚不

繫衛者以有衛石曼姑也此圖彭城

經元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

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討魚石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

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鄆鄭地書次從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霸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

及匹妙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見非宋地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

故曰非追書也夫子脩春秋追書繫之宋於是為宋討魚石於是

諸侯之師圍彭城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亦伯主之令且宋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謂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彭城降

書宋彭城其為追書明矣但傳以非宋城發義則失之

補注晉降彭城而宋城發義則失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歸諸宋見後二十六年傳邑不言降戶故二反齊人不會彭城齊人不會圍晉人以為

說非傳二年計而討於齊晉人以為罪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大

陳廣野悼公之與首會諸侯大夫為音致音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荀

宋圍彭城討魚石得討罪之義矣及伐鄭之師但使韓厥當其前而東諸

侯次鄆以待之其意蓋謂楚兵不出之師次舍于鄆地以待晉師以待晉韓厥之師晉師自鄭以

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鄆先歸不與

當鄭楚兵既出則

則一韓厥自足以

東諸侯之師自足以撓楚此又合於節制而不敢重勤諸侯也

補注陳氏曰不書救鄭書侵宋譏不

在救楚自此再出師不書矣今按不書救說見成十七年

同上諸侯不服天子之喪自東遷則然傳初無一語及之於是以朝聘為禮蓋無足辨杜云未赴胡云已赴皆其未爾

同上葉氏曰此乃強弱相傾何謀事補闕之云周官春

左傳言初卷三十一

晉侯衛侯次于戚晉衛二君次于衛之戚邑以為之援以為韓厥之援

秋楚子辛救鄭晉伐鄭故侵宋呂留侵宋呂留二縣以救鄭也鄭子然

侵宋鄭子然以師侵宋取大丘宋邑九月邾子來朝宣公禮來朝

也襄公新立故曰禮也冬衛子叔即公孫剽晉知武子即知來聘

魯禮也襄公新立故曰禮也凡諸侯即位凡諸侯初即位小國朝之小國朝之事

大國聘焉大事小故來聘以繼好繼先君之好先去聲結信結信之事

謀事謀國家之事補闕補過闕之舉禮之大者也禮以安國家利

經二年庚寅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

宋書伐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襄公適母也六月

庚辰鄭伯論卒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論昆去又魂上晉師宋師衛

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

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

城虎牢虎牢一名北制在漢謂之滎陽成臯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經書伐宋楚令也楚以宋降彭城故令鄭人侵宋

齊侯伐萊萊東夷小國萊人使正輿子正輿子萊大夫賂風沙

衛風沙衛邑以索馬牛皆百匹索簡擇好者蓋賂風沙以簡馬簡牛各一百

齊師乃還齊以風沙衛受賂故還師君子是以知齊靈公

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天子之禮也

高閔鄭伯不書葬者以成公附楚故諸侯不會葬也

孫覺晉宋稱師將卑師眾也甯殖書各將尊師少也

家鉉翁乘鄭喪而侵之失盟主之道矣

陳岳穆姜有美積頌琴文子取之以葬公羊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

鄭玉遂者繼事之辭會畢而城之也前會于戚孟獻子

匹○索齊師乃還

受賂故還師

君子是以知齊靈公

已有此謀知武子未敢專於是歸告諸侯言之於齊師諸國而舉是役非大夫之專事也鍾伯敬晉厲三敗楚師猶以力服之也今楚納宋之叛臣晉悼伐其叛臣而取之義聲震夷夏逆順曉然矣何為尚為楚而伐宋耶
補注陳氏曰為六年滅萊起
按黃維童詩經考云古又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之名

之為靈也國之大事莫大於用兵今進退繫於寺人亂而不損曰靈夏齊姜薨成公初穆姜使擇美櫬穆姜成公母櫬梓之屬先時使人擇美好之櫬猶言雅琴蓋以櫬為棺與琴皆欲以送終以葬君子曰非禮也言非尊事君禮無所逆為敬故季文子取以葬季文子取穆姜所為之櫬與琴齊姜齊姜姑也齊姜婦也今取穆姜之櫬琴以葬齊姜是勸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其為不順莫大婦養姑者也為婦之道將以奉養勸姑以成婦其姑者也此詩曰舉大雅其惟哲人哲知也言其惟知人告之話言話善也凡其所告無非善言順德之行凡其行事無非順德季孫於是為不哲矣言逆德為不智矣且姜氏且齊姜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詩曰

其声之合雅頌年詩為酒為醴醴醇酒也言為酒與醴烝昇祖妣烝進也界王元美文子三思後行者而虧姑以成婦何哉魏禧子孫之事祖與父視此矣人有不葬祖而先葬父者人備且以為精所當甚哉王元美鄭伯不念祖父之德華夏之裔奔中國之盟以從夷狄方行其惡而不悛至死猶無悔也悲矣穆文惠成公不忍忘楚可謂行息親集矣於且語精切動人

舉周頌為酒為醴醴醇酒也言為酒與醴烝昇祖妣烝進也界此以偪萊國為六年滅萊傳鄭成公疾鄭成公疾疾病子駟請息肩於晉子駟欲避楚後故以負公曰楚君以鄭故言楚共王以救鄭之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鄆陵戰晉射共王中目非異人任任當也言楚共王非寡人也乃為我而若背之若背楚從晉是棄力與是弃楚救鄭之言其誰

經世鈔甚是而後
儒多以背華即夷
非之者
毛置力與言並說
妙力一本作功
經世鈔謂免我身
不叛楚我死則唯
二子所為舊注
未是

呂東萊鄭雖有叛
中國之罪而伐喪
非其禮也與士何
聞喪即還相及
經世鈔官命未改
亦是

張洽彭城非宋有
也霸王為宋討則
繫之宋虎牢鄭地

也以霸王當討鄭
則不繫之鄭皆春
秋明王制以示予
奪之正也
李益翁虎牢岩險
邑在鄭之西而楚
在其南鄭挾楚以
抗中國者賴是故
吾設此謀先為城
守以偪之鄭見虎
牢城而諸侯之師
畢集則必不敢弄
晉南向而楚亦不
得越鄭而東蹂躪
中華之境矣故雞
澤之盟鄭不伐而
自至而天下無兵
革者六年則虎牢
之城誠有功於天
下哉

左傳詩林卷三十一

睨我其誰肯與免寡人免寡人棄力唯二三子唯爾

大夫○秋七月庚辰鄭伯倫卒鄭成於是子罕當國

攝君子駟為政為正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

經書諸大夫欲從晉鄭諸大夫皆子駟曰官命未改

子駟以鄭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會于戚知諸侯之

大夫謀鄭故也鄭人不服孟獻子曰魯仲孫蔑請城

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魯知武子曰善即荀

獻子之謀是也鄭之會在元吾子聞崔子之言孟獻子與齊

聞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今不來矣今齊果不至滕薛小

邾之不至滕薛小邾皆齊屬國皆齊故也皆以齊寡

君之憂不唯鄭晉君之所憂慮不營將復於寡君營

武子名言營將以而請於齊而請於齊而請齊會城虎得請而

告得請謂齊人應命吾子之功也則服鄭之功若不

得請齊不從會事將在齊將先伐齊吾子之請言

獻子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豈唯寡君

賴之豈惟晉君賴之言諸侯皆將○穆叔聘于宋穆

叔通嗣君也襄公新立○冬復會于戚晉荀營復

大夫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武

子即崔杼及滕薛小知武子之言故也知武子言事

懼故帥小遂城虎牢見經鄭人乃成鄭果未成子晉

左傳平水卷三十一

魏禧不戰而屈人之兵者莫過據險而以勢偏之春秋多用此法

陳傳良傳見楚自公子申公子嬰齊公子壬夫為政故不競於晉嬰齊卒在明年壬父殺在五年

高閔楚始志伐吳吳與鐘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其勢稍屈畏諸侯

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

家鉉翁不於國都而盟於外謙也魯君童穉之年晉悼

勤於用禮書以美是

啖助穀梁曰諸侯已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強也諸侯盟已畢而袁

僑至故大夫與之盟再無他義

李笠翁夷狄亦攻中國之福稽其故則自鍾離一會吳無仇晉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

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於吳而

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吳既受楚兵則

也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為楚右司馬之官多受小國之賂子公

申多受從楚以偏子重子辛以偏奪令尹子重小國之賂賂司馬子辛之權勢楚人

殺之楚人討而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經所以致國討之

文於公

經三年辛卯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楚始伐吳公如

晉與公盟于外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長檮晉地晉侯出其國都

檮勅居反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六月公會

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

同盟于雞澤雞澤衛地單音善下同陳侯使表僑如會諸侯在而大

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夫自為盟於

秋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營帥師伐許為簡之師也為選練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子重即公為簡之師簡選練練之陽蕪湖縣東至于衡山衡山在吳與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組甲漆甲成組文子重使楚大夫鄧廖帥組甲者三百人廖

力彫反組音祖被練三千被練練袍者三千人以侵吳子重止

已後皆倣此吳人要而擊之吳人要其中路而獲鄧廖吳人要其中路而獲鄧廖

其能免者其得脫而免者甲八十三百之中僅存八十被練三

百而已三千之中僅存三百子重歸子重自既飲至三日既告

吳人伐楚吳人報取駕駕楚駕良邑也駕之為

鄧廖亦楚之良也鄧廖之為大夫亦楚國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

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五年戚之會吳不名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且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獨其東也補注陳氏曰吳伐楚自此至一十五年始畫之

是役也是伐吳之役也所獲不如所亡論其所得不如所失楚人是以咎子重楚人以挑釁生子重病之子重病之子重亦以是遂遇心疾而卒子重因發憤遂遇心疾而死公如晉經始朝也襄公即位夏盟于長檮見經孟獻子相孟獻子相禮公稽首襄公以首至地盡禮知武子曰知武子曰天子在天子在上而君辱稽首而魯辱稽首以事晉寡君懼矣晉君恐懼於魯仇讎密邇於齊楚寡君將君是望魯君將望晉君以安國家定社稷敢不稽首取不稽首盡禮於所事晉為鄭服故鄭服鄭且欲脩吳好晉欲因鄭服以脩吳將合諸

補注孔氏曰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補注陳氏曰傳言諸侯事有主如天

侯將以一事令使士句告于齊晉使士句告于齊曰寡君使仇讎密邇於齊楚寡君將君是望魯君將望晉君以安國家定社稷敢不稽首取不稽首盡禮於所事晉為鄭服故鄭服鄭且欲脩吳好晉欲因鄭服以脩吳將合諸

難為不協而難自為乃盟於彤外水各齊侯乃與之外○附錄祁奚請老祁奚為中軍尉晉侯問嗣焉祁奚稱解狐能堪祁奚之將立之而卒晉將立之為中軍尉又問焉祁奚稱解狐能堪公又問祁奚對曰午也可祁奚子祁奚於羊舌以繼嗣之人對曰午也可祁奚子祁奚於羊舌

穆文恩人臣不難
舉善所難者人君
之用善耳此充足
以徵悼公之賢也

魏世俊小人以舉
仇為難君子以舉
善為尤難仇而尤
不但存大公之心
者能之稍能克己
者即能之子則有

自譽之嫌而擢上
下之疑嫉來謗惡
之口使非奚之忠
而無我悼公之賢
而不猜安能如此
李笠翁獨舉雙則
奚兼之乃為至公
之心
補注吳子不至陳
說在成九年

職死矣

於是羊舌職佐中軍尉而死

晉侯曰孰可以代之

問祁奚

孰可以代羊

對曰赤也可

赤羊舌職之子伯華也祁奚言職之子可於是

使祁午為中軍尉

代其父祁奚

羊舌赤佐之

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

君子謂祁奚得舉善之道稱其辭

不為諂

不為諂佞以媚其辭

立其子

不為比

不為親比以私其子

不為黨

不為阿黨以與其偏

商書曰

無

偏無黨言無所偏私亦無所黨附

王道蕩蕩

言王道蕩蕩然平正無私

其祁奚

解狐未得位故曰得舉

之謂矣

其祁奚能盡此道矣

解狐得舉

祁午得位

伯華即羊舌赤官建一官而三

伯華得官

亦位耳文勢之變

建一官而三

物成

舉得位得官三事皆成

能舉善也夫

由祁奚能舉用人之

唯善故能舉其類

唯祁奚為善人故能舉其善類

詩云

舉小雅

惟其有之

惟其有此才德

是以似之

是以能舉似已者

祁奚有焉

此詩之義

于雞澤

單頃公周卿士晉悼公復羈假寵于周

晉侯

單音善頃音頃

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

吳通中國道自淮南

吳子不

至道遠多難故

至

楚子辛為令尹

子辛即公子壬夫

代子襄為令尹

侵欲於小國

楚之小國

陳成公使表僑如會求成

表僑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和組父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

告陳服于諸侯

僑盟

見經

陳請服也

陳請服故

錄晉侯之弟揚干

陳請服也

盟其大夫

晉侯之弟揚干

見經

亂行於曲梁曲梁晉地晉悼公之弟揚干亂魏絳戮

其僕魏絳為司馬戮晉侯怒晉悼公謂羊舌赤中軍

曰合諸侯言合諸侯以為榮也以為晉國揚干為戮

何辱如之何取辱必殺魏絳必殺魏絳無

失也為我執之對曰羊舌赤答絳無貳志言魏絳無事君

不辟難其事君也患難有所不避有罪不逃刑其有

其將來辭其將自來何辱命焉命使人

授僕人書授晉侯御將

張老候止之二人共止魏

公讀其書悼公讀魏絳所曰君之使日君之使

使人斯此也使臣為臣聞以臣師眾以

順為武行師御眾以為威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君令諸侯君令諸侯臣敢不敬

君師不武今君之師眾違命執事不敬臣

罪莫大焉二者之罪臣懼其死臣懼不

無所逃罪是罪重將不能致

至於用鉞至用斧鉞以斬臣之罪重

敢有不從敢有不從以怒君心以取怒於請

歸死於司寇請致尸於司公蹠而出悼公感悟乃忽

寡人之言言寡人與親愛也弟

足走出謂魏曰寡人之言言寡人與親愛也弟

魏董按不救絳而專稱絳之賢以明其不逃亦可謂最善立言

人止可惜誤殺一賢臣成賢君一莫大之過當念仁宗于李時勉羅汝敬楊夏諸大臣進不強諫退不補牘令聖主成此大過真可恨惜

三元美悼公作聞楊干之戮不覺動色及讀魏絳之書即翻然解順先儒以為有君子之資信矣

孫鑛細玩妙處乃只在以及至於四字上

毛晉公蹠何其遠也親愛也軍禮也二語並說又寬重

有體親愛之道也。吾子之討魏絳之討軍禮也軍禮輕重寡人

又使佐新軍得賞言寡人有弗能教訓弗能教使于大命使至于

功之典又得跣法於弟之道魏禧謝罪之言柔命大寡人之過也悼公引咎自責子無重寡人之過

而致悔過之言切聽魏絳自殺是為重過故使敢以為請請使晉侯以

而婉如此君臣可無重寡人之過○重去聲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能以刑佐治民之志矣反役

補注陳氏曰傳累及自雞與之禮食羣臣旅會今欲顯絳之功故為特

悼公之善澤之役張老為中軍司馬字使佐新軍又陞魏絳之職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

士富為候奄士富士會別○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

陳楚共王使公陳叛故也陳叛楚使袁僑○許靈公

事楚許靈公服不會于雞澤不會晉雞澤之盟冬晉知武子

帥師伐許討不會于雞澤也

經四年全辰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成公卒子○

夏叔孫豹如晉成公弱立○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成公妾

妣妣○葬陳成公無○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無

姓妣○葬陳成公無○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無

定定謚也起同附姑反哭成喪皆從○冬公如晉陳

人圍頓人圍頓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侵陳在前年猶在斂陽陽

楚地前年何忌侵韓獻子患之韓厥以楚言於朝言

陳陳之師今猶未還韓獻子患之困陳為患言於朝言

晉晉之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周文王三分天下

唯知時也唯知其時未今我易之今我未能服楚而

度求諸侯於晉可與紂爭也

襄經四年家鉉翁定姒成公

妾也前年書夫人姜氏有兩夫人不

如也而義自見矣王權此葬定姒襄

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

皆謚曰定其必有誤

傳四年李笠翁文王率叛

事紂曰道也楚非晉君也謂爭陳為

是失言矣異日楚度求諸侯於晉

馬侯請許之亦種
文王與紂云蓋晉
人之言不偏類如
此
補注傳記韓獻子
之言與五年范宣
子一言見晉所以
終陳於楚
劉歆恐楚聞陳喪
而不伐所以行禮
也陳猶負固不服
不亡何待武仲之
論審矣
補注不責諸侯不
能救而譏陳無礼
蓋緣臧武仲語而
失之

楚爭難哉時之不可○三月陳成公卒即陳侯午楚人將

伐陳楚以陳未服聞喪乃止聞成公之喪乃止陳人

不聽命陳人猶不臧武仲聞之魯臧武仲曰陳不服

於楚言陳今若必亡必有滅大國行禮焉言楚不伐

禮於而不服而猶不服在大猶有咎雖在大國而况

小乎而况小夏楚彭名侵陳陳不服故楚陳無禮故

也陳無禮於○穆叔如晉即叔孫豹報知武子之聘也武

聘在晉侯享之晉侯為設金奏肆夏之三肆夏樂曲

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

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九夏一名遏

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

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陔夏九曰騶夏肆夏一名樊

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杜遂分為三夏之別不拜

穆叔不工歌文王之三工樂人也歌文王之三大又

不拜穆叔又歌鹿鳴之三又歌小雅之首鹿鳴三拜

每歌一詩則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行人通使

穆叔一拜謝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言子以魯君之命

問於穆叔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言子以魯君之命

先君之禮先君專藉之以樂藉薦之以辱吾子謙言

待於吾子今吾子乃捨肆夏文王而重拜其

細而三起拜謝於鹿鳴敢問何禮也對曰

三夏肆夏韶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此天子所以

文使臣弗敢與聞穆叔自稱使臣弗敢與聞天子享

禮元侯之樂○使去聲下同與音預

石星春秋凡燕會
歌詩者所以親賞
容之俯仰也穆叔
不拜三夏文王而
三拜鹿鳴之三釋
義明切卑高不爽
足以起敬晉人
補注周礼大宗伯

云八命作牧尤命

作伯鄭司農云牧

一州之牧也伯長

諸侯為方伯也孔

氏曰元長也牧是

州長伯是二伯雖

命數不同俱是諸

侯之長也

顧九疇穆叔可謂

識樂之精者然不

能擇善人而有豎

牛之驅卒以自禍

何哉

魏益吉人不苟如

此所以自處亦所

以啓大國之教按

齊武子來聘為賦

其露及彤弓武子

不答私問焉曰以

為肄業及之也一

文王文王、木兩君相見之樂也

文王之三皆稱文王

所以嘉寡君也

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

君所以勞使臣也

詩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勤勞

敢不重拜

敢不拜嘉之意此所以再拜

君敎使臣曰

此君遣使臣之詩故

必諮於周

周忠信

訪問於善為咨

此句乃摠說詩中諮字之咨咨親

為詢

周爰咨詢者咨問親

咨禮為度

周爰咨度者

度音

咨事為諏

周爰咨諏者咨問政

文王之三皆稱文王

之德受命作周故諸

侯會同臣不敢及

鹿鳴鹿鳴之詩

四牡四牡之詩

皇皇者華皇皇者華之詩

必諮於周

臣聞之

咨難為謀

敢不

不殯于

無榱

不虞

不殯于

秋定妣薨

不殯于

而小君之喪不成

君長

誰受

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

東門之外

匠慶請木

語尤佳

孫應鰲叔孫豹自

處與所以教入一

一合禮可謂使矣

按字典皇皇猶煌

煌爾雅釋言皇華

也草木之華一名

皇

王荆石定妣非嫡

夫人故文子不欲

成其為小君之喪

魏世儼匠慶可謂

忠於季氏矣諫文

子則曰君長誰受

其咎繼畧所樹之

檟林氏謂文子無

禮於穆姜而匠慶

亦無禮於季孫豈

其然哉

音紀

匠慶請木

季孫曰略

左傳詩林卷三十一

三十一

張天妃文子於慶為匠慶用蒲圃之櫝匠慶乃用蒲圃東門外季始請木而微應曰略

不御御止也季文子不之止傳言定奴遂君子曰志得成禮故經傳無異文○御音禦

所謂多行無禮謂多行無禮之人必自及也言終必

無禮其禮於季孫取其樹櫝以葬定奴○冬公如晉聽政其櫝及頃琴以葬齊姜終則匠慶

襄公如晉受貢晉悼公為公公請屬鄆魯鄭者忍其割晉

許許屬鄆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通於仇讎孟獻

命無失晉官鄆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齊楚仇讎之國而願固事君而願固事君以事晉君無失官

為執事朝夕之命為晉之執事者朝夕不敝邑

編小敝邑編闕而為罪闕而不共寡君是以願借助

焉魯君是以願借晉侯許之許以鄆屬魯為明年叔

孫豹鄆世子楚人使頓間陳頓何陳之間○間

去聲而侵伐之而以師侵故陳人圍頓陳人怒頓為楚

頓附錄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魯無終山戎國名子

孟樂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虎豹之皮

於晉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悼

公言戎狄無親親之不如伐之不如伐之勿與之和魏絳曰諸

侯新服魏絳言諸侯陳新來和陳新來和將觀於我諸

孫執升一篇離離合合正正奇奇有意無意無情有情叙事議論妙絕今

古

三傳平本卷三十三

俞寧世數語得重

內輕外之義

與陳皆將觀

我德則睦

否則攜貳

德彼則

經世鈔大義深算

則晉必不

是棄陳也

諸華必叛

必弗能救

也中國諸

蓋此數語後世喜

侯見晉不救

戎禽獸也

飛禽走獸無異

獲戎失華

雖

又有窮后羿突說

戎得勝而失

無乃不可乎

言其不可也

夏訓有之

訓書也

四字國策海大魚

有窮國名后君也

公曰后羿何

如悼公怪其言

昔有夏之方衰也

禹孫大

亦進言一法

對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

后羿自鉏

鉏

鉏

和戎何關深厚宛

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亦微弱

后羿自鉏

鉏

鉏

鉏

致有體有序告雄

仲康卒子相立是夏德之方衰

因夏民以代夏政

鉏

鉏

鉏

主之法宜如此又

民以代夏政

恃其射也

不脩民事

代之

代之

彭士望時晉悼必

不脩治

而淫于原獸

禽獸田獵之事

棄武羅伯困熊

困熊

有變臣引之曰獵

鬃老圍

而用寒泥

而用寒泥

而用寒泥

而用寒泥

者故絳言危盡如

在角

寒泥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伯明

伯明

此

明氏好讒

伯明后

寒棄之

寒棄之

寒棄之

補注伯明君此寒

之子弟

伯明后

寒棄之

寒棄之

寒棄之

國之時棄不收米

之

信而使之

以為已

以為已

以為已

此傳再言寒棄故

以為已

信而使之

以為已

以為已

以為已

以夷為氏

相

泥行媚於內

泥乃以巧詐取媚

而施賂

而施賂

經世鈔古今竊國

于外

愚弄其民

愚弄其民

愚弄其民

愚弄其民

秘計不出此行媚

田

樹之詐慝

偽邪慝

以取其國家

以取其國家

孫鑣以議論為叙

家

外內咸服

外內之人

昇猶不悛

昇猶不悛

事法又此明是丁

自田

家衆殺而車之

而烹煮之

而烹煮之

而烹煮之

后昇傳

三專平水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李于鱗太史公作
夏少康本紀蓋本
此

食其子以昇之肉食昇其子不忍食諸昇之子知為

不忍食之死于窮門遂殺昇之子于靡奔有鬲氏靡夏遺

者有鬲泥因昇室泥因就昇室之妃妾生澆及豷泥生二子澆

及豷器及恃其讒詐偽而不德于民邪惡巧詐姦偽

而不施德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斟灌斟尋二

國仲康之子處澆于過過國名在東萊處澆于處豷

于戈亦國名在宋鄭之靡自有鬲氏夏之遺臣靡

乃起自收二國之燼以滅泥以滅泥而

立少康少康夏后少康滅澆于過少康既立乃滅泥

地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之子繼立乃滅有窮由

是遂亡有窮之号由此遂至滅亡失人故也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昔周辛甲為命百官

箴王闕箴辭以戒王之闕失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甲

然箴曰芒芒禹迹自此曰字以下連十五句皆虞箴

畫為九州分畫天下而為九經啓九道開啓九州

民有寢廟民人之屬則有寢以安獸有茂草禽獸之

帝夷羿及夷羿篡冒于原獸貪冒于原忘其國恤忘

而思其麇牡而思念田獵麇鹿武不可重重

數也言有國家者不可用不恢于夏家有夏家而不

數重武事○重去聲

寢廟以居人
言前而
廟後
寢室
寢室非

按有窮即是遂亡
結有窮后羿句虞
箴如是結虞人之
箴句每段各自呼
應各成片段之法
按羿恃射失人心
混恃詐失入心故
同亡
孫鑣揚子雲極力
模擬僅得其似且
大局於此格若周
史百歲必當多變
惜乎不傳
補注孔氏曰三代
稱王實與帝同史
記於夏殷諸王皆
稱爲帝此昇篡立
爲王故以帝稱焉
經世鈔一段俱暗
諫好田武不可重

左傳評林卷三十一

二十六

四字畧著在伐狄上說

毛豈然則字乎字是深思光景

也孫炎云若草生之再也服云若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走無定處

同上按國語云與之貨而易其土林註非是魏禧按謂可以財物貿易者舊注非

左傳評林卷三十一

公廿六

能厥獸臣司原獸臣虞人自稱實主原野之事敢告僕夫敢告僕御之夫不敢

也斤尊虞箴如是魏絳乃言虞人之箴如此可不懲乎懲不可知所於

是晉侯好田於是晉悼公好田獵故魏絳及之故魏絳及後并事以

諷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悼公又問如此則對曰和莫如和戎之利乎

我有五利焉魏絳又言和戎之利有五戎狄荐居戎相聚而居貴

貨易土以貨財為貴重以土地為輕易土可賈焉其土地所產可資商賈焉

音古一也此利也邊鄙不聳晉之邊鄙與戎為和更不恐懼民狎其野

於其田野民皆狎習穡人成功耕曰農斂曰穡收二也此二利也戎

狄事晉戎狄為和服事晉國四鄰振動四鄰之國皆振起而聳動諸侯咸懷

畏威而懷德四方諸侯皆畏威而懷德三也此三利也以德綏戎以晉之德撫綏戎狄師徒不

勤不勤苦晉之師旅徒眾甲兵不頓不勞頓晉之堅甲利兵四也其利鑑

于后羿以斤羿好田獵為鑑戒而用德度而用明德為諸侯度遠至邇安

遠人既至近人亦安五也其利五也君其圖之晉君其自圖度之公說悼公喜悅

魏絳之言說音悅使魏絳盟諸戎乃使魏絳與諸戎為盟脩民事脩農

時之田四時之田獵皆於農隙不奪農時附冬十月邾人莒

人伐邾邾既屬魯臧紇救邾臧紇即臧武仲侵邾以救邾○紇恨

反發敗于狐駘狐駘邾地臧紇之師國人逆喪者皆髻國人遭喪者皆髻

多麻髮合結也魯師既敗國人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髻結而已髻音查魯於是乎始

鬻著喪禮國人誦之魯國之人皆歌臧之狐裘臧紇

時服敗我於狐駘敗我師於我君小子襄公年方七歲故曰小子

政一年與人誦之

左傳平林卷三十一

公廿六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臧紇

李笠翁觀逆喪者皆髮則敗績其矣以武仲之智而不免此朱儒之諛惜哉

襄注五年按注谷即穀也

孫覺明年昔人滅鄆則是晉失霸主之道而魯大夫之往為無益矣劉敞吳昌為序鄆之上抑鄆也昌為抑鄆鄆不能國非也

諸侯之列也家鉉翁成者成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成之及楚師之來以成為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成書救以善晉也范甯善之故以救陳致傳五年補注晉人執之傳釋經不書晉執且為十年王叔出奔起董元宰魯鄭自輸平後未嘗通聘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

朱儒是使故曰朱儒朱儒朱儒重呼朱儒言其短小無能為使我

敗於邾使我敗師於邾

經五年癸巳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以鄆世子比魯大夫故書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善道地闕公谷云吳地魯衛俱受命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

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

公至自會冬成陳成不書惟悼公

公奮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一月公至自

救陳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通命滅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陳生周卿士

士魴如京師晉使

言王叔之貳於戎也言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奉

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故通

穆叔覲鄆太子于晉覲見也穆叔將鄆太子以

成屬鄆前年請屬鄆故見書曰叔孫豹鄆太子巫如

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言比鄆大夫也吳子使壽越

之睦也
陳廣野是時昔人
強橫志壯逼鄆而
鄆所依者魯故叔
孫豹觀鄆世子於
晉以托鄆於晉也
而鄆卒為莒滅亦
不能庇鄆豈難長
不及馬腹歟
凌程隆按晉以楚
強難制而與吳修
好使之數反於其
內以分楚勢漢高
帝令彭越反梁地
為項王其謀蓋本
此
陳傅良比諸魯大
夫也傳釋經不書
及今案鄆屬魯故
偕如不言及下書

仲孫蔑孫林父同
補注劉氏曰傳言
王夫貪殺之當也
共王殺之何謂不
刑乎解經若此取
舍安從哉陳氏曰
傳見楚以不競殺
二大夫
王元美楚共王伐
宋以封魚石背盟
而殺師鄆陵責其
無信是矣至三殺
大夫皆以其罪何
謂不刑傳蓋以成
敗論耳
補注盟于戚傳言
晉與吳盟皆不書
後見哀十三年
韞求仲吳方強懼
與楚合故悼公遠

左傳記林卷三十一

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二年會雞澤吳且

請聽諸侯之好且再請會以從諸侯之好○好去聲晉人將為之合諸

侯晉感其言將為吳合諸侯為去聲使衛魯先會吳使衛魯先奉命與吳為會

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

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餘見經註○秋大雩早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

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

以傳每釋之日早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楚人討陳叛故楚人討治陳人背叛之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

焉言陳之叛由令尹子辛侵欲無藝所致乃殺之乃討子辛而殺之書曰楚殺

其大夫公子壬夫壬夫即子辛貪也子辛以貪得罪而死君子謂楚

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戚刑

以謝小國而掩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

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共音恭詩曰舉逸周道挺挺挺挺正直

也謀事若也謀事若我心扁扁扁扁明察也言我心講事不令講謀

有不善集人來定當聚集賢人已則無信楚共王

魚石背盟以敗而殺人成十六年殺子及襄二不亦難乎不亦難以夏書曰

卿是殺人以快其志不亦難乎不亦難以夏書曰

亦逸成允成功允信也言信成○九月丙午盟于戚

會吳悼公初且命成陳也且命諸侯穆叔以屬

鄆為不利鄆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昔有忿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傳言鄆人所○楚子囊為令尹

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傳言鄆人所○楚子囊為令尹

左傳記林卷三十一

三十一

與吳通使為楚憂亦制強夷紆近患之微權然不能修德息兵柔遠能通而後結一強夷苟紆目前忽遠慮忘後慮此策之下者也

子囊即范宣子曰即士我喪陳矣言晉喪失陳國矣○喪去楚人

計貳楚人討治陳而立子囊利殺子辛立子囊為令尹必改行必

行如字又去而疾討陳疾急也而急陳近於楚陳之

於楚民朝夕急其國之民危急能無往乎能無往從

有陳非吾事也言晉力不能及陳無之而後可而後

可也為七年冬諸侯成陳助陳成守子囊伐陳即

子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棗以救之為會以救陳

季文子卒即行大夫入斂魯大夫入視文子公在位

公在祚階宰庀家器其家器也季氏之宰庀為葬備為

西向之位無衣帛之妾其家妾不衣帛○衣去聲無食粟之馬其廐馬

無藏金玉其府庫無無重器備無珍寶之重器君子

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君子觀季文子其儉

愛於相三君矣相宣成襄三公而無私積而無私家

積子可不謂忠乎非盡公忘私不能及此可謂忠矣

重器也

思刻人也迹其黨仲遂傾歸父給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安在其忠於公室哉雖妾無衣帛馬不食粟不過小庶曲謹而已何足數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二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三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魯襄公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六年甲午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卒子

夏宋華弱來奔無傳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朝宿行父

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宿行父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即杞伯姑容始赴以名杞自入春秋未嘗書名

同盟故也桓公三與成公同盟故赴以名宋華弱與樂轡華弱樂轡皆宋

夫少相狎二人自少而相狎親習長相優二人既長而相優調

是而遂滅之傳六年

襄經六年高閔不言逐而以自奔為文者朝廷尚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俞臯杞小而去魯遠舊雖來赴而魯不往會葬者蓋以婚姻之故也叔姬嫁於杞定姒乃杞女也高閔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自是而遂滅之

按杞國入春秋來已歷武靖共德成五公未有一人書名者故曰始張太嶽子蕩以弓楷華弱於朝則華弱直而子蕩曲也平公獨逐華弱不逐子蕩固為非刑即華弱與子蕩並逐亦未為得其當也

戲也。○又相謗也。調戲之過。子蕩怒。子蕩即樂轡。因長去聲。輒相謗讟。子蕩怒。子蕩即樂轡。因怒。以弓楷華弱於朝。樂轡張弓以貫華弱之頸於宋。楷工入。平公見之。見其楷。曰。司武而楷於朝。司武司。華弱為司馬而難。以勝矣。言其懦弱。遂逐之。遂逐之。華弱夏。為人所楷於朝。宋華弱來奔。華弱被逐。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言樂轡與華弱相狎相優其罪非刑也。非用刑。平。專戮於本同。一逐一否其罰乃異。罪孰大焉。無君之罪。亦逐子蕩。朝。且樂轡專輒以弓楷戮華弱於朝。罪孰大焉。孰大於此。亦逐子蕩。亦逐樂轡。使去。子蕩射子罕之門。子蕩被逐。臨去。乃以矢。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汝門。汝亦當以不逐。幾日言不久也。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秋。滕成公來朝。朝于魯。此則孔疏以亦逐

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不逐子蕩。故子罕善之。如初者。未確補注。魯以往年夏屬鄆。秋使聽命於會安。得遠有貢賦於魯。蓋魯人受其財賄。杜說非。王荆石魯雖請晉屬鄆已而願力不足業為辭之矣。滅鄆者。莒也。以悼公之賢且強。不莒之問乃問魯哉。魏禮。莒人滅鄆。公殺皆以為立其出。而胡傳復以黃歇呂不韋釋舍鄆罪莒之義。夫黃呂陰

始朝公也。滕子即位。○莒人滅鄆。鄆恃賂也。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年孤。○晉人以鄆故來討。助為莒。所滅。故來治魯罪。曰。何故亡鄆。言何故不救。季武子如晉。見季武子。即代父為卿。見於大國。○見音現。且聽命。且謝上。鄆。○十一月。齊侯滅萊。見經。萊。恃謀也。萊恃。一年賂風。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子國。即鄭公子。四月。晏弱城東陽。晏弱復城。年晏弱。已城東陽。以而遂圍萊。遂圍萊國。甲寅。堙。堙。土山也。作土山。環城。傳於堙。堙。城上。女牆也。周。以攻之。○堙音因。及杞桓公卒之月。今年。乙未。王湫帥。音附。堙音堙。傳。及杞桓公卒之月。今年。乙未。王湫帥

為不義小人之尤者，鄙人欲立，皆甥而昔人能拒則非大賢不能矣。舍鄙罪昔義所未安，當以左氏之說為正。孫氏攻城篇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高而前以傳其城也。

滙參當是二人帥棠邑兵來解圍也。看，下奔棠不別言棠大夫可見。湯睡菴既言滅又言遷，則所遷者其族屬人民非必其君也。與經遷紀邢鄆部同。襄經七年。

季本成七年吳伐故，鄭鄭既從兵至是書。吳與晉通好而遂不禁鄭之親魯，故復來朝以修舊好。汪克寬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上也。家鉉翁季孫行父身死子繼首城賜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故春秋書以著犯上作亂之漸。趙鵬飛楚伐陳而未得志今復聲兵而圍之宜陳有所

左傳平林卷三十三

師王湫故齊人成及正輿子正輿子棠人別邑棠人棠人別邑軍齊

師蓋王湫正輿子帥別邑齊師大敗之大敗王丁未

入萊齊師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浮柔萊共公名奔正輿

子王湫奔莒奔莒莒人殺之莒附齊故殺四月陳無

字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字即陳桓子陳完玄孫獻晏

弱圍棠萊子奔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滅遷萊于郟

遷萊于于郟國高厚崔杼定其田高厚高固子與崔杼定其田之疆界

經七年乙未春郊子來朝郊音夏四月三十郊不

從乃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小邾子來朝城費費

氏邑自城費而季氏始強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

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

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鄆鄭地鄭

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鄆鄭地寔為子

弒簡公嘉立鄭陳侯逃歸自是凡會

傳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郊子至此夏四

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

後知有卜筮言我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

以配天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后稷周始祖能播殖是故啓

蟄而郊啓蟄夏正建寅之禮郊而後耕耕謂春分先今

左傳平林卷三十三

不堪故鄒之會陳
侯逃歸

李廉園國書大夫
自公子貞始

傳七年

王陽明孟獻子歸
答於既耕而卜盡

不知天之不斂其
僭也

既耕而卜郊周四月是建卯之月宜其不從也宜上

不從也言南遺為費宰費季叔仲昭伯為隧正昭伯

惠伯之孫正欲善季氏昭伯欲與而求媚於南遺

昭伯兼欲求謂遺昭伯謂請城費城其費邑吾多與

而役與汝徒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小

邾穆公來朝朝于魯亦始朝公也小邾子始○秋季武

子如衛孫宿報子叔之聘子叔即公孫剽且辭緩報

且言國家多難非貳也非有二附錄冬十月晉韓獻

子告老韓厥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

族大夫故曰公族將立之代厥為卿辭穆子曰詩曰

穆子有病廢之疾將立之代厥為卿辭穆子曰詩曰

舉召南豈不夙夜言豈不欲謂行多露懼多露之濡

不可又曰又舉小雅弗躬弗親言譏在位者庶民弗

信疾不能躬親政事民必不信無忌不才無忌即穆

才讓其可乎賢者可乎請立起也請立無忌與田蘇

游言韓起與晉賢而曰好仁田蘇言韓起之好詩曰

舉小雅靖共爾位敬思不出其位共恭好是正直

求正直之人神之聽之如是則神介爾景福介助也

與之並立恤民為德靖共其位所以正直為正正直已

介助爾恤民為德為血民之德正直為正正直已

以大福正曲為直是謂之直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皆備

正曲為直是謂之直參和為仁不失其和然後為

仁參直南如是則神聽之明聽順之介福降之降

反又音三

張其獻子引詩諫
位雋永可玩

滙參引言非才不
可安居官位

經世鈔人之當交
賢人之言足重如

此

王百穀田蘇與起
臭味相合則起之

賢可知

彭士望春秋已重
鄉評開月且中正

之風

滙參正直二字解
得明晰有意味孫

執升曰交遊之道
通于事君猶可想

見三代君臣之際
非特遜讓為美也

魏禧穆子以癡疾以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立庚戌使宣子言起有卿不亦宜乎

不為子孫計矣乎朝宣子即韓起使韓遂老韓厥遂晉侯謂韓無忌仁老致仕

入者謂之仁仁者悼公謂無忌能使掌公族大夫且拜武子之言且拜

無所私利晉侯謂讓所以為仁師○衛孫文子來聘文子即且拜武子之言且拜

補注聘禮公迎賓長○衛孫文子來聘孫林父且拜武子之言且拜

于大門內及廟門子緩報非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公登亦登襄公

納賓賓入三揖至林父亦登階禮登叔孫穆子相叔孫穆子相叔孫豹

于階三讓公升二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叔孫穆子相叔孫豹

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國君敵體同登階故今吾子不後寡君

臣行二言公先升魯君未嘗敢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魯君登階

得也似較明

寡君未知所過寡君未知何所過吾子其少安也徐

孫豹即叔孫子必亡言林父必有為臣而君為人臣而

過而不悛有過而亡之本也此滅亡之本也詩曰舉召南退

食自公言退自公委蛇委蛇其容委委蛇蛇而委

必毀折為十四年楚子囊圍陳即公會于鄆以救

之鄆以救陳鄭僖公之為天子也鄭僖公為於

成之十六年於魯成公與子罕適晉鄭僖公與不禮

焉鄭僖公不又與子豐適楚適楚子豐亦不

禮焉鄭僖公不及其元年及鄭僖公即位之元年朝于

晉鄭僖公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豐欲愬鄭僖

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公於晉而廢之子

王荆石信公三不
禮於大臣其見弑
宜也胡氏乃謂聖
人致其從晉之志
而書如會鑿矣
按來病君子所以
為禮今三不禮于
其臣虐亦甚矣固
當如其疾以各其
死耳

同上往來二字相
映亦小小顧盼處
補注而執之使公
子黃往入楚軍

補注傳因言公子
黃所以奔楚二慶
所以見殺

襄經八年
傳說彙纂鄭伯被
弑經既從赴而書
卒則自當書葬
王治鄭欲從楚故
侵蔡以致楚然後
告絕於晉而與楚
平春秋惡之故稱
人以示貶
張滄昔人滅郕而
魯不敢爭伯主不
討所以興兵伐魯
疆郕田也

傳八年

左傳評林卷三十三

竿止之子豐使及將會于郕及鄭信公將子

駟相子駟相禮又不禮焉鄭信公又不侍者諫侍者

進諫於不聽又諫侍者又殺之信公怒及郕郕

地子駟使賊夜弑信公而以瘡疾赴

于諸侯傳言經所簡公生五年簡公信公子奉而立

之子駟乃奉簡陳人患楚楚國慶虎慶寅謂楚人

而執之使楚人楚人從之為執公二慶使告陳侯于

會二慶乃使人告曰楚人執公子黃矣言楚人已執

君若不來陳侯若羣臣不忍羣臣不忍社稷宗廟陳

社稷宗廟宗廟懼有二圖恐有背君屬陳侯逃歸陳侯逃會而

經八年丙申秦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信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

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魯晉悼難勞諸侯唯

公先公至自栗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襄公如晉且聽朝聘之數復脩

霸業故朝而稟錄鄭羣公子以信公之死也鄭家

其多少之數錄鄭羣公子以信公之死也公子

以信公之謀子駟謀殺子駟子駟先之子駟乃先羣

死於弑也謀子駟而討其罪子駟乃先羣

左傳評林卷三十三

左傳評林卷三十三

八六

補注陳氏曰辟殺
謂真于理也今案
凡辟殺諸子不告
二孫微奔不告

經世鈔後數十年
事明如指掌而乃
出童子之口何哉
王元美子產當童
子時遂先見如此
使未獲變時早用
其言必無擇強庶
民犧牲待境之禍

伊侃王半山與程
明道論新法王雱
攜婦人冠出曰第
須殺韓琦富弼耳

子國數語正是半
山對症之藥
經世鈔范文子責
士內語自不同迂
儒氣紗帽氣性
不中用如此然此
語却別有可用處
唐錫胤後半部左
傳全賴此人生色
至此方見于書嘆
叔度來何暮也
李應所謂尊晉侯
者不過不以大夫
敵諸侯之義耳
補注傳釋卿不書
以晉侯在會
楊升菴言既滅鄭
又復伐魯而霸討
不及晉友有事秦
楚故也據此則昔

先去聲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也
罪於四子而戮
孫擊孫惡出奔衛
孫擊孫惡皆
○庚

寅鄭子國子耳侵蔡
子耳子
獲蔡司馬公子燮
蔡燮
鄭人皆喜
鄭國之人皆
唯子產不順
子產子
國子不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
言有國者以文德為
先今鄭無文德而有
武功
禍莫大焉
鄭國之禍
楚人來討
鄭人若來討
能勿

從乎
鄭能勿
從之
若從
晉師必至
晉師必至
來討鄭叛
晉楚伐
鄭
晉楚交兵
自今鄭國
鄭之為國
不四五年
不至四
五年之

弗得寧矣
弗得安
子國怒之
子產之父
曰爾何知
言爾何
國有大命
鄭國有師族
而有正卿
正者政也
而有執政

童子言焉
汝童子也
將為戮矣
將必為刑
○五月

甲辰會于邢丘
見經
以命朝聘之數
以命諸侯朝聘
諸侯之大夫聽命
不欲勞諸侯故使
季孫宿齊高厚

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五國皆以
鄭伯獻捷于
會
鄭伯親獻蔡
故親聽命
聘之命
大夫不書
大夫

尊晉侯也
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
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
莒人伐我東鄙
莒既滅鄆魯侵其西
以疆鄙田
界故伐魯東鄙以止

○秋九月大雩
見五年大雩
○冬楚子
囊伐鄭
即楚公
討其侵蔡也
果如子
子駟子國子耳

欲從楚
鄭三大夫
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
子孔子驕子

也網制相縱多羅
羅如幸橫言詔

人以兵滅鄆明矣
孰謂以其子繼鄆
為滅鄆耶
經世鈔子國何顏
以對童子
俞寧世駟備而展
正然而段議論各
有精采鄭曲而晉
直然而段碎令各
有風致
乾坤鑿度天降嘉
應黃河先清三日
清變自白變赤赤
變玄黃各三日千
年一清清則聖人
出
顧九疇如子駟之
言不惟靡國用抑
且示入及覆晉楚
之兵何時而已也

左傳詩林卷三十一

游子子展子罕子欲子駟曰周詩有之舉逸曰俟河

之清黃河水濁一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而河清兆云

詢多兆卜也詢謀也職競作羅職主也主競作羅

之多族鄭之主謀民之多違民各有心事滋無成謀

無成益民急矣今楚伐鄭姑從楚姑且服以紓吾民

敬共幣帛敬共幣帛之以待來者以待晉楚小國之

道也以小事大犧牲玉帛犧牲以為盟待于二竟待

晉楚二竟之竟境以待疆者以待晉楚兵而庇民焉而服

以庇竟境寇不為害晉楚之寇無民不罷病鄭國之民無

音罷罷不亦可乎言其子展曰小所以事大言小國所

國信也以其有誠小國無信既為小國兵亂日至兵

之亂亡無日矣滅亡之禍五會之信謂鄭之與

至其國亡無日矣不日而至五會之信今將背之今將背晉而

佩雖楚救我雖晉若伐鄭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親

我無成之親反不與成鄙我是欲楚以鄭為鄙不可

從也不可從也不如待晉不如待晉晉君方明晉君

政方四軍無闕四軍謂晉上中下八卿和睦四軍軍

精明必不棄鄭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

和心必不棄鄭楚師遼遠楚師至鄭糧食

將盡且將罄盡必將速歸且將速歸何患焉豈能

孫鑣此亦多四字
句然却不厭則以
意多而詰淨鍊故

左傳詩林卷三十一

二十八

同上有兩五字句
收氣亦覺稍舒
穆文熙子展謂完
守老楚杖信待晉
二語於理於勢俱
為精當子駟之言
暫救楚禍不思晉
難卒之晉楚皆失
可恨

補注傳言鄭以六
卿異心是以不競

鍾伯敬子駟子展
二人之擊畫正否
瞭然而駟亦得售
其說則以鄭人偷
目前之細娛而忽
遠大之至計也

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人之可倚杖者莫如誠信完守以

老楚完全守備以老楚師杖信以待晉倚杖誠信以待

不亦可乎如此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舉小雅謀夫孔多

庭發言者多誰敢執其咎若有不善誰適肯受其咎如匪行邁謀

匪非也邁往也言謀事如此是用不得于道是用不得其道

請從楚請從楚為成駢也受其咎駢子駟名子駟使王子伯駢

告于平伯駢鄭大夫使告曰君命敝邑言晉當命鄭脩而

車賦賦兵也而汝也傲而師徒傲成汝之師旅徒眾以討亂略

不敢寧處不敢安悉索敝賦悉盡也以討于

蔡以討蔡人獲司馬燮獲蔡司馬燮獻于邢丘獻于邢丘今

楚來討今楚人來曰女何故稱兵于蔡言汝鄭何故

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也馮陵我城郭城郭

不遑啓處不暇也以相救也以相救也

翦焉傾覆翦盡也無所控告無所控告

民死亡者凡民之死亡於敵者非其父兄非其家之

其子弟即其家之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

救恤其患難翦焉傾覆傾危覆滅之憂無所控告無所控告

而告訴而告訴民死亡者凡民之死亡於敵者非其父兄非其家之

其子弟即其家之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

救恤其患難翦焉傾覆傾危覆滅之憂無所控告無所控告

而告訴而告訴民死亡者凡民之死亡於敵者非其父兄非其家之

其子弟即其家之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

救恤其患難翦焉傾覆傾危覆滅之憂無所控告無所控告

控赴告也

知所庇不知所以庇民知窮困鄭國之民皆知而受

盟于楚而受盟誓孤也與其二三臣孤鄭伯自稱言

政之不能禁止言民欲從楚不敢不告不敢不知武

子使行人子負對之知審使晉行人曰君有楚命言

君有楚人亦不使一介行李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

人○介告于寡君告急于而即安于楚而受盟于楚

君之所欲也此鄭君之願欲也誰敢違君誰敢違君寡君將

帥諸侯晉君將帥列以見于城下以軍禮見于鄭之

如唯君圖之唯鄭君自圖度之○晉范宣子來聘即

且拜公之辱謝此春告將用師于鄭告魯召兵公

享之魯公為設宣子賦標有梅召南標有梅詩標落

以興女色盛則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

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標音標上聲李武

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今譬於草木今以草寡君在

君魯君之君之臭味也如草木香氣歡以承命歡樂

承晉之命何時之有遲速唯命武子賦角弓小雅角弓詩

姻無相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取其兄弟婚

遠矣詩欲使晉悼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我先

君文公獻功于衡雍晉文公獻楚捷于衡受彤弓于

襄王襄王賜文公以為子孫藏藏之以句也先君守

官之嗣也句宣子名言已嗣其敢不承命魯君之命

按此篇竟是整對格自公享實出以

及賦詩贈答無不相準而立上半多賦角弓句下半恰好以知禮之贊對之妙甚

按取不承命一句應上段起結兩句

此筆法之周到也

襄經九年
高閼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

家鉉翁穆姜為行父所幽以死魯國之大無有如穎考叔之悟其君者畏季氏也行父取穆姜喪具以葬齊姜其心可誅矣

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

伐鄭之後則鄭服夫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

得志於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毫城北此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此事而觀可見矣

傳九年
徐鑣硬缶水器略

魏禧於火政知古大臣之遇災不苟於公問知古人君之遇事好學於士弱之對火災知近臣掩過之足惡於對國亂無象知亂世災祥之無憑

以匡君子以為知禮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

經九年丁酉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

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

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戲音義楚子伐

鄭楚共鄭簡

傳九年春宋災見經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宋正

卿知將有火災素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為里宰火所未

至火災未至之地徹小屋小屋易徹故徹之以開火道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以

殺火陳奮掘奮音籠掘土鬻陳設黃籠土鬻音掘具綆缶綆音索

汲器具備汲器備水器備列蓄水器量輕重計量

輕重蓄水潦蓄積池沼溝瀆之水潦積土塗蓄積塗火殺巡丈

城巡行也丈度也繕守備繕治守備之處表火道火起

其所趣標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

表其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使正官名也五縣為隧奔

具役徒以使華閱討右官華閱亦華元子代元

火所隨火所起使華閱討右官華閱亦華元子代元向戍討左向戍為左

官庀其司庀具也使庀具其官使樂過庀刑器樂過為司寇

亦如之亦庀具其官使樂過庀刑器樂過為司寇使皇郎命校正出

刑器刑書也亦如之亦具其官屬使皇郎命校正出

馬皇鄭皇父克石之後校正主馬故使皇鄭命工正

出車工正主車故使皇鄭備甲兵具備甲兵

武師使西鉏吾尤府守西鉏吾為大宰使尤武守

巷伯傲宮司宮奄人巷伯寺人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祝宗用馬于四壖二師左右二師也卿正卿大夫也祝宗用馬于四壖以禳火災城

盤庚于西門之外盤庚殷王宋之遠祖故晉侯問於

士弱士弱士莊子也曰吾聞之

是乎知有天道宋人自知天何故如此對曰

古之火正古之火正掌火有功或食於心

或食於味味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

以火正配食於

音畫以出內火

鶉火味即柳星為南方朱

心為大火心即心星為東

陶唐氏之火正陶唐堯有天下之號

正昭元年傳曰遷關伯於商丘主辰辰大

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關過祀大火

祖也始代關伯之後故商主大火

其禍敗之釁後凡所更歷禍敗之釁必始於火

而生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宋乃殷商之後是以知

禍敗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至元美宋備火之政周悉如此則雖災不為害

俞寧世左氏叙火政三則獨此最為詳核蓋因預為之防故也未結所以得預之故理極精微陳廣野聞商人之禍敗始自獨夫不聞以火當春秋時列國之災燼炎安起者甚多非盡商之子孫也然則辛伯之論疎矣滙參日猶言日者

謂近且也顧炎武必強為公曰可必乎悼公又問曰在道其君行道與

曰相土代開伯主之說耳國亂無象言國無道則禍亂不可知也或難以其

火屋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經災無難以喪其○夏季武子如晉即季報宣子之聘也

旬解日字想是自那不可必知○穆姜薨於東宮東宮魯太子宫也穆姜淫

字之誤宮東萊國亂無象後世有曰太平無象二言皆空言

孫鑿今古法五爻變者視之卦不變

爻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正符穆姜事史蓋諱之而戲

諛按良之隨而謂之八何也凡得卦占其變而五爻變者

曰筮史辭是謂良之隨三三蓋良五爻皆變為隨

史遇良之八蓋良卦六爻三上以九變初四五以六

變唯二得八不變文公之說真發明先儒所未到

先師曰二爻以上變者總占柔卦仍謂之八以著其用卦而用爻也

乃占之卦不變爻故謂之八是占不變之稱也杜氏以為連山歸藏之占

沈雲將元體之長也一段與文言畧同疑古書本有此

語孔子作文言乃采而用之穆文熙婦人一失

其身萬事瓦裂穆姜淫亂死而能知其過則亦何益

彭士望聰明人溺於情欲先事能明君長之道足

後事能悔但當事以長人也嘉會足以合禮

把捉不佳耳穆姜得亨乎利物足以和義

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

貞固所以能幹事也

然故不可誣也

德不可誣也

德不可誣也

左傳詩林卷之三

經世鈔數語是千古論占之法與三卿為主可謂眾矣理同妙凡凶人及行惡事而得吉占者皆不可不知此按注言穆姜能有如是言而實無德義淫叔孫僑姬補注葉氏曰穆姜不應自暴其過如此蓋卜筮家託穆姜之言為書傳不能辨而妄信之今案傳所載占筮事凡十八處皆此類

王荆子囊所稱晉政最盡而不可敵處則在將帥之相讓一節為出入之見然楚有子囊此楚晉所以相雄長也豈惟楚不可加兵於晉哉

唐錫周寫晉八卿和睦妙在韓厥老矣四字蓋無此便只是七個人讓也吾不能爭晉弗能報前議後叙恰作

也是以雖隨無咎是以隨人而無凶咎明無四德今者則為淫而相隨宜有咎也

我婦人今我穆姜也而與於亂而與於僑如淫亂固在

下位婦人卑於丈而有不仁而有淫亂不可謂元不可謂元不可謂元

謂之不靖國家欲廢成公去季孟不可謂亨不可謂亨

作而害身作亂而自害其不可謂利不可謂利棄位而

姤姤之別名棄夫人之位而與僑不可謂貞不可謂貞

貞有四德者貞四德者隨而無咎是以雖隨而無凶咎我皆無

之我皆無豈隨也哉豈足以盡我則取惡我之有惡

能無咎乎能無凶咎乎必死於此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必無

姜姜之理傳言穆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士雅秦大夫

雅音將以伐晉秦欲與楚子許之楚共王子囊曰不

可許秦共伐晉當今吾不能與晉爭言當今之世晉

與晉爭以力強晉君類能而使之晉悼公隨人所能各

失選所舉之才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

善其卿士遜讓於其大夫不失守其大夫各任其士

競於教其士競於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

農穡農穡商工阜隸商賈遷有無者不知遷業四

之不雜不知韓厥老矣韓厥告知營稟焉以為政知營

而偃遜居己上使佐中軍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廩韓

使佐中軍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廩韓

首尾照應章法隨手便是化之至也

唐錫周通篇極稱尊官相孫下競當事之而後可

年少於而樂厲士魴上之而厲魴皆讓起

上軍厲將下軍魏絳多功魏絳有和以趙武為賢魏絳

武以為之佐武將新軍君明為君明臣忠為臣忠上讓為臣上讓

為賢而為之佐絳佐新軍君明克明臣忠克忠上讓克忠

當事之而後可以楚服事晉君其圖之楚君其圖度之王曰

楚共吾既許矣言我既許雖不及晉雖不及必將出

師以踐其言師以踐其言秋楚子師于武城武城楚地楚共王以

為秦援師以為秦秦人侵晉無鐘鼓晉饑五穀不弗能

報也秦不能報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庚午季武子

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三國大夫從

門于師之梁三國從晉上軍將佐滕人薛人從

樂厲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晉下軍將杞人邾人從

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晉新軍將佐甲戌師于汜

衆軍還聚於汜汜音凡令於諸侯晉人宣令曰脩備器

脩治兵盛饌糧盛平聲饌音侯歸老幼歸師中之

久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便肆眚圍鄭肆

也有過者而後圍鄭鄭人恐鄭人聞晉乃行成乃

晉中行獻子曰即荀遂圍之欲遂以待楚人之救也

之救鄭師而與楚不然苟不圍無成鄭與楚

以待楚師而與之戰師決戰不然苟不圍無成鄭與楚

以待楚師而與之戰師決戰不然苟不圍無成鄭與楚

以待楚師而與之戰師決戰不然苟不圍無成鄭與楚

以待楚師而與之戰師決戰不然苟不圍無成鄭與楚

以待楚師而與之戰師決戰不然苟不圍無成鄭與楚

蓋不不過逞志於西戎而得鄭則可稱雄於中國將急於其所必爭不得不忍於其所可緩此悼公圖霸之大畧也卒之既服鄭而歸師所以息民而輸積聚以資亦以饑故耳

晉中軍將佐

孫應鰲灼見事體三分四軍殊盡駕馭之道

胡氏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而不與楚戰楚師遂屈得制勝之道矣

戰必無成功言楚來知武子曰即荀許之盟許鄭而

還師而歸諸侯之師以敝楚人敝楚人之眾吾三分四軍分我

上中下新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與諸侯精銳之兵以逆來者以迎

之來伐於我未病於我晉國未有病損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

鄭者猶愈於戰猶勝於與楚聚戰暴骨以逞骨以快其心

不可以爭言爭以謀不大勞未艾艾息也言大勞

君子勞心君子尚謀小人勞力小人尚力故先王之

制也先王法制諸侯皆不欲戰諸侯之師皆不欲與楚戰乃許鄭

成成平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見經鄭服也鄭服也

盟將盟鄭伯將鄭六卿公子駢公子駢公子發公子發公子嘉

孔公孫輒子驕公孫蠆勅邁反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

夫鄭之諸大夫門子卿之適子皆從鄭伯皆從鄭簡公以

晉去莊子為載書載書盟書也曰自今日既盟之

後言自今日既受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鄭國若不

令命是從而或有異志者而或有異志有如此盟如此違

公子駢趨進子駢聞載書之曰天禍鄭國言上天降

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使鄭間居於晉楚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

德音晉楚大國不加而亂以要之而以兵亂之力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使鄭之鬼神不得其民

人不獲享其土利使鄭之民人不得夫婦辛苦墊隘

補注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陳南園前不唯字扎縛得妙後不唯字活動得妙兩下對勘只換中間數字兩頭一字不換遂成絕世妙文經世鈔與晉定盟如愚所云者在此時徐鏡左氏辭命類多婉錯此獨直而非然却可想見當時急忙中出情態

評苑辛苦難嘗之味也。墊隘委頓之狀也。

按襄四年傳甲兵不頓注頓壞也。疏頓謂挫傷折壞。今俗語委頓是也。經世鈔鄭國而下二十五字長句。數語亦能應變。按改載書三字何等無禮。

楚其屈在鄭故有可改。戲之盟而公子駢荀偃謂。崔乃欲惟禮與強荀偃。是從夫晉為有禮。從之則是晉楚皆盟。強並從則難子駢。於是為無信矣。

晉楚皆盟。強並從則難子駢。於是為無信矣。

之衆而終必獲鄭。終久必何必今日。何必欲速我之。來討鄭。終必獲鄭。終久必何必今日。何必欲速我之。

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豈唯鄭。豈唯鄭。

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豈唯鄭。豈唯鄭。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豈唯鄭。豈唯鄭。

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何恃。何恃。

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何恃。何恃。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何恃。何恃。

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晉人不得志。晉人不得志。

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晉人不得志。晉人不得志。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晉人不得志。晉人不得志。

於鄭。以諸侯復伐之。以諸侯復伐之。以諸侯復伐之。

於鄭。以諸侯復伐之。以諸侯復伐之。以諸侯復伐之。於鄭。以諸侯復伐之。以諸侯復伐之。以諸侯復伐之。

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門其三門。門其三門。

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門其三門。門其三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門其三門。門其三門。

月戊寅。攻鄭。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凡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至。戊寅而去。蓋以長曆。參。攻。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也。月。濟。于。陰。阪。陰。阪。有。津。晉。自。此。濟。侵。鄭。復。侵。鄭。次于。也。

月戊寅。攻鄭。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凡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至。戊寅而去。蓋以長曆。參。攻。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也。月。濟。于。陰。阪。陰。阪。有。津。晉。自。此。濟。侵。鄭。復。侵。鄭。次于。也。

按注三分今刊行。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按注三分今刊行。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按注三分今刊行。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補注復伐之一役。非再舉史不書。

補注復伐之一役。非再舉史不書。補注復伐之一役。非再舉史不書。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杜注本作三番番。數也。遊也。

陰口而還

地名

子孔曰

即公

晉師可擊也

言晉師困蔽可

擊師老而勞

師既久出而又勞頓

且有歸志

且有思歸之志

必大克之

必大子展曰

公孫舍之

不可

言不可擊晉師傳勝之

錄公送

晉侯

魯襄公送晉悼公于師

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晉悼公以公飲宴于河上

問公年

襄公幼小未冠故問公年

季武子對

季武子代對

曰會于沙隨

之歲

沙隨之會莊成十六年

寡君以生

言襄公生於此歲

晉侯曰十二

年矣

悼公言至今十二年矣

是謂一終

十二年號為一終

一星終也

十二年一星終也

國君十五而生子

國君十五歲可以生子

冠而

生子

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禮也

禮也

古人之禮也

君可以

冠矣

言魯君十二歲可以冠矣

大夫盍為冠具

大夫謂季武子何不為魯君加冠之

滙參以公一以字
寫出幼小光景
補注公有適母之
喪晉侯不當與宴
季武子不能以公
固辭皆非也晉平
漢梁之會亦與諸
侯宴于溫諸侯在
喪廢禮其來遠矣
孔氏謂傳皆無譏
則卒哭之後得宴
樂何其謬也
按處處分之處襄
四年傳民有寢廟

獸有茂草各有攸
處

王元美聞之君子
禮變於不得已悼
公宴公於河上十
二年焉而命之冠
居然貌諸之意矣
武子既知君冠有
禮則盍對之曰歸
而行於祖廟未為
後時而拂其請也
而願寄於衛廟假
鐘磬焉鐘磬可假
先君其可假乎禮
苟變而可則何適
不可也

按子孔子倚著眼
在晉盟只有晉命
是聽一路子駟子
展著眼在吾盟便

武子對

武子又答

曰君冠

言國君之行冠禮

必以裸享之禮行

之

裸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言必以裸享行告神之禮

以金石之樂節

諸侯以始祖之廟為舉動之節

之

以鍾磬為

以先君之祧處之

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必加冠于先君廟

桃

今寡君狂行

今魯君狂行於行役

未可具也

未可具備此等禮樂之文

請及兄弟之國

請還及同姓兄弟之國

而假備焉

假借鐘磬之備以行禮

晉侯曰諾

晉悼公應之曰諾

公還及衛

襄公乃還至衛

冠于

成公之廟

行冠禮於衛成公之廟所謂以先君之祧處之

假鐘磬焉

假借鐘磬以成禮

禮所謂以金

禮也

得冠禮之正

楚子伐鄭

將及楚平

公子駢將從楚求成

子孔子矯曰

子孔即公子嘉與

大國盟

言晉為盟

口血未乾

軟血於口尚未乾音干

而背之

晉與

而背之

晉與

有唯強可庇兩路楚看他又曰豈敢背之又曰背之可也

云盟言我之為唯強是從惟強有力今楚師至今楚師至鄭吾盟固

晉不我救晉不與兵以救鄭是楚強矣是晉果弱楚果強矣盟誓之言

盟誓言唯強是從豈敢背之豈敢背其言且要盟無質質主也且要盟無主

質音致要平聲神弗臨也鬼神不臨而鑒之所臨唯信神之所臨唯在於有

信者夫誠信之道言之瑞也符瑞也善之主也為善之宗主也

是故臨之是故明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明神不以要盟為蠲潔

背之可也言背戲之盟可也乃及楚平乃及楚為成公子罷戎人

盟罷戎楚大夫入盟鄭伯罷音皮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中分並如字又丁

及楚莊夫人卒共王母卒王未能定鄭而歸共王以母喪故未能定鄭

毛晉魏絳真是經國而附錄晉侯歸晉悼公歸國中謀所以息民謀所以息民魏

絳請施舍魏絳請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盡其積聚以貸借於民

積漬積漬下並同自公以下自公宮始下至卿大夫士苟有積者苟有積聚府庫倉廩

盡出之盡出以貸於民國無滯積國無滯積而亦無困人亦無

不遂不遂之人公無禁利利與民共亦無貪民民亦不貪所以

幣更祈禱於神以幣易牲賓以特牲待賓以敬特羊存禮器用不作器用仍舊

節晉國上下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與師也謂十年師於牛首十

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自是鄭遂服楚不能與爭

彭士望與主未有彭士望與主未有

彭士望與主未有彭士望與主未有

彭士望與主未有彭士望與主未有

彭士望與主未有彭士望與主未有

彭士望與主未有彭士望與主未有

不儉衛文布衣帛
冠終至高盛凡富
疆生不勤儉但不
宜太刻覈耳知此
則可定晉商優劣
也
補注不能與爭陳
氏曰舊言悼公復
伯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三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攝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四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三

經十年戊戌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齊地音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偃姓國今彭城傳

音福又逼偃○公至自會無○楚公子貞鄭公孫輒

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二駕○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

襄經十年
高閔偃陽楚與國也
孫覺晉因諸侯而為利名恤災救患而實自封殖也
王葆此致前事者
三事偶舉其可道者也會吳猶可會
吳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呂大主齊世子光

序諸侯上主會者

為之也春秋不改

所以示譏言以強

弱事勢為先後也

傳說彙纂鄭三卿

之死經書盜終胡

傳本程子說以為

失卿職者非也身

為國卿而駢首受

戮於盜則不能其

職明矣杜注孔疏

謂以盜為文故不

得言其大夫於義

為長

季李鄭雖未服而

諸侯已戍虎牢則

伐鄭之功也故以

此飲至

傳十年

發公孫輒盜賊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戍鄭

虎牢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為

不繫之衛綠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麓不繫之晉皆非

一國之辭也邢鄆部係之杞彭城係之宋皆一國之

辭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楚數救鄭矣宣元年為賈

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於是始書救

鄭以為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

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公至自伐鄭

傳十年春會于柵晉合諸侯于柵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即二

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鐘離高厚

子也時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諸侯會高厚及

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相去聲下同不敬齊太子

光皆不晉士弱士莊子曰晉士弱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高

恭敬譏之曰敬厚與光棄社稷也是棄齊國之社其將不免乎其皆不

平為十九年齊殺高厚免於禍○夏四月戊午會于柵春書

如行也戊○晉荀偃士句請伐偏陽晉二卿請伐而

封宋向戌焉向戌宋大夫以宋常事晉而向荀營曰

城小而固荀營執政言偏陽勝之不武能勝偏陽弗

勝為笑不能勝偏陽固請荀偃士句丙寅圍之丙寅

九日始命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董父孟獻子

音董重如役董父步挽重車偏陽人啓門偏陽人諸

謹往如偏陽之役侯之士門焉諸侯之戰士見縣門發

者編板廣長如門門開故攻其門縣門發縣門蓋城門之

也

補注孔氏曰縣門

侯之士門焉

門開故攻其門

縣門發

縣門蓋城門之

三傳平本卷三十四

八二

施開以縣門上下此偏陽人發縣門以閉耶人紇抉之紇耶邑大夫

有冠則發機而下之父也紇多力乃以手扶舉縣以出門者以出攻門

張九二叔梁扶門門○邾音鄒紇音轄扶音決以出門者以出攻門

吾夫子亦有方而出人可謂絕力然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狄虎彌魯人建立大

不以力名乃所以為聖以甲蒙覆也而以甲以為櫓櫓大櫓蓋以大車輪蒙

補注考工記車人為車柯長三尺輪左執之輪蒙甲之櫓右拔戟自拔一戟以成一

崇三柯是輪高九尺及長尋有四尺隊百人為隊虎彌自當孟獻子曰魯仲孫蔑詩所謂有力

如虎者也舉邾風簡兮詩言有武勇主人縣布偏陽

布於城外以董父登之秦董父緣所縣及堞而絕之

試外勇者堞女牆也偏陽人伺其登城隊則又縣之堞音牒

三登有同兒戲其則又縣其布以蘇而復上者三上城者三次○復

不為城下之骨幸試之○隊音墜

去主人辭焉偏陽人嘉其勇力乃退董父帶其斷董

帶其以徇於軍三日以斷布徇於魯諸侯之師久

於偏陽從丙寅圍偏陽至庚寅二十荀偃士句請於

荀罃晉二卿請於曰水潦將降向夏恐有久雨故懼

不能歸恐困於水請班師班還也請還知伯怒知伯

之言忿怒投之以机荀罃以机案出於其間出於偃

曰女成二事言汝成伐偏陽封向成而後告余而後

事告余恐亂命我恐既成二事以不女違故從汝

而不女既勤君汝既勤而興諸侯而興起諸牽帥老

夫荀罃自稱以至於此以至於偏既無武守既

言牽帥老夫

命一派語調

矣

孫鑿有力如虎拖

此句亦是波瀾增

色

滙參遙接作重提

之筆此段一篇中

攬也

穆文熙知伯以凡

投二帥竟克偏陽

可謂雄墨其不羈

森林尤有卓然之

見

孫鑿若直說則當

云余既從女言決

不改命今乃作倒

言文語然味之絕

有婉致此自是碎

滙參女既勤君數說得妙

武功可而又欲易余罪其罪於我曰是實班師言

營實命不然克矣不然克偏陽之城矣余羸老也余羸弱而年老可重

任乎不任受汝此重責七日不克今與汝約若七月不克偏陽之城

必爾乎取之必取爾二人以五月庚寅月四荀偃士

句帥卒攻偏陽晉荀偃士句帥士卒攻偏陽之城親受矢石躬

矢石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偏陽經言自會也

遂滅偏陽言自相之會以與向戌以偏陽之地向戌辭向戌辭不敢受

封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言晉君若猶屈辱而以偏

陽光啓寡君而以偏陽之地群臣安矣宋之羣臣皆安於晉君之

賜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若專賜臣若專以偏陽貺賜於向戌

李于鱗應前封向戌經世鈔向戌此辭甚通何不能推之東門之役而顧請賞邪滙參以與向戌此句本接上滅之恰

似連解經轉落者叙議夾寫歸化無迹

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是臣興起諸侯之其何罪大

焉言得罪之大敢以死請敢冒死乃予宋公晉從向

乃以偏陽之地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宋平公為晉悼

地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罃

不敢受桑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言諸侯之有於是

觀禮宋王者後魯周公後皆魯有禘樂禘三年大祭

之樂故賓祭用之賓客祭祀皆宋以桑林享君言魯

禘樂待賓客則宋不亦可乎言俱天子之樂舞師題

以旌夏舞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樂晉侯懼

旌夏非常卒見之而退恐懼入于房房更衣之舍晉

人心偶有所畏

按禮明堂位拊搏玉磬指擊太琴太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注四代虞夏商周也王元美桑林享君子之樂宋以祀其先公者也即可奏之晉侯乎魯有禘樂用之於賓竊禮

之不中者也而偃舍以去旌宋人乃卒享而還卒享而還禮而歸及著雍晉悼公可接以為比乎昔工歌湛露寘于不著雍之地疾疾晉悼公卜乃使人灼桑林見桑林見桑林之崇答金奏肆夏叔孫緯焉惜晉侯之無此臣也補注謂之夷俘會滅不言以君歸文不便也陳氏曰國微見俘不責死社稷非也昭四年賴子同經世鈔無故滅入國而以為礼乎小國却當此一礼字不起獻公修盧祀職貢于王此奉祀祀使周內史選族嗣皆是一樣舉動春秋時每多此

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偃士匄欲奔走荀偃音現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還宋請禱謝神荀偃不可荀偃許請禱曰我辭禮矣言我辭桑林之禮矣彼則以之也宋則猶有鬼神鬼神猶知於彼加之於彼加之言自當加晉侯有間間差也以偃陽子歸偃陽子歸獻于武宮獻於晉廟謂之夷俘諱俘中國偃陽妘姓也偃陽妘姓之國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周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偃陽宗族之賢者使嗣其後使周內史示納諸霍人霍晉邑令居於霍禮也善不滅姓有王命師歸魯師自偃陽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孟獻子嘉董父勇加以為車右

二父謂也

一班假道學而左氏每用如此糊塗贊嘆補注傳每以非礼為礼諸家辨駁已備皆不復論魏禮按此等收結史記韓文多祖之魏世儼亦與前鄒人紇事相應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秦尚魯人字不茲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按注二父謂秦董父與叔梁紇也孔疏萬崇二板二父作董父德相高作德相尚因投其他

生秦丕茲董父生子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鄭公孫輒師于訾母鄭屯軍於宋訾母之地訾音資無庚午圍宋楚鄭同門于桐門不成攻其城門桐晉荀偃伐秦釋經書晉師乃荀偃也報其侵也秦侵晉衛侯救宋衛獻公從師于襄牛屯師于襄牛之鄭子展曰公孫舍之必伐衛言必以衛不然若不伐衛是不與楚也是不專心得罪於晉既有二心而又得罪於楚又得罪於楚又不得罪於楚又不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言將如子駟曰公孫駟國病矣言鄭師數出疲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言若得罪於必亡必亡之禍病不猶愈於亡乎雖出師疲病不猶諸大

數本皆作二父作
德相高果是疏本
寫誤也自上文孟
氏之臣秦董父至
以出門者三十四
字即二父以力相
尚之徵也
湯睡菴偏陽楚與
晉滅之以與宋則
楚連鄭師以伐宋
勢也乃晉不宋是
救而顧伐秦以報
私怨豈所以霸哉
按北如丘陵卜人
所謂兆廣者也故
主冠喪雄若兆豐
則御寇者喪雄矣
從墨圻大曰兆廣
吉岐出圻細曰兆
豐凶豐音問

夫皆以為然鄭之諸大夫皆以故鄭皇耳帥師侵衛

皇耳皇戌子楚令也亦兼受楚孫文子卜追之衛孫

鄭師侵衛獻兆於定姜獻下兆於姜氏問繇姜氏即定姜

辭音甫曰兆如山陵言繇辭曰兆有夫出征有大夫

而喪其雄大夫之象而喪失其姜氏曰征者

喪雄言出征之夫禦寇之利也此禦寇者大夫圖之

于大丘剽孫林父子獲鄭皇秋七月楚子囊鄭

子耳伐我西鄙於魯無所取諱而還圍蕭楚鄭之師

八月丙寅克之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鄭子

鄭其有災乎言鄭其有師競

已甚競爭競也言鄭師伐魯圍周猶不堪競王猶不

况鄭乎况鄭為有災若有其執政之三士乎鄭

之有事也苦人間諸侯有討故伐我東鄙故伐魯

諸侯伐鄭悼公一駕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齊

杼使太子光先悼公一駕故長於滕太子宜賓之以上卿今晉

已酉師于牛首諸侯伐鄭之師屯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先時鄭執政子駟將禦諸侯之

師將禦諸侯而黜其車子駟以私憾黜尉止獲尉止

伯主之意

按征者喪雄指鄭
而言即衛之利也
補注伐我無不書
之法陳氏樂謂不
悉書非也楚鄭志
在圍蕭以退為進
非實伐魯故史不
書

鍾伯敬太子宜賓
以上卿晉以齊先
至之故令在滕侯
上此何禮也
補注長於滕傳言
序諸侯不同皆出
伯主之意

汪道昆子駟子國
子耳俱穆公子同
執政
伊侃以典禮繩人
則人無怨尉止車
過制而黜損之可
也獲弗使獻是橫
逆之施矣子駟之
死其亦宜也尉止
居下不遜以身殉
匹夫之忿亦無足
取
穆文熙黜車侵田
鄭之執政橫甚不
至殺身不已未必
皆殺之者罪也
李卓吾子孔知難
不告雖得暫免然
其後以為政之專
至使國人併以西

囚之 又與之爭 子駟又與尉 子駟抑尉止 子駟強裁
曰爾車非禮也 言尉止車猶 遂弗使獻 遂弗使尉止
初子駟為田洫 洫田畔溝也先時子駟為田 司氏堵
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子駟侵四族之田以為田
堵音者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 故尉止司氏堵氏侯
國羣不快 因公子之徒 因八年子駟所殺子狐 以作
亂 以作禍亂 於是子駟當國 攝君 子國為司馬 賦主邦
子耳為司空 後 子孔為司徒 主邦 冬十月戊辰尉
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 以入公宮 晨
攻執政于西宮之朝 早晨攻鄭執政 殺子駟 公子子

宮之難討之而戮
其身分其室則其
禍愈慘矣奚取其
一時之利哉
陳傅良無大夫傳
釋書盜例

國 公子 子耳 公孫 劫鄭伯以如北宮 既殺三大夫遂
北 子孔知之 子孔公子嘉也知難 故不死 及於禍為
九年殺公 書曰盜 但書 言無大夫焉 杜云尉止五人
卿止齊陳先生云鄭之 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 子西聞盜 子西即公孫夏子
不做而出 不做戒守 尸而追盜 先臨尸而 盜入於北
宮 盜劫鄭伯 乃歸授甲 子西乃歸授 臣妾多逃 其家
妾多有 器用多喪 其家之器用 子產聞盜 子產子國
逃亡者 為門者 致守 庀羣司 庀具眾官 閉府庫 封閉府
慎閉藏 慎謹閉 完守備 完全守禦之 成列而後出 行
既成而 兵車十七乘 一千二百七十一 乘去聲 尸而攻盜於北

穆文熙子產倉卒
聞盜即有區畫所
以能安國定衆終
知政也
魏禧子產能人子
西亦至性人二子

正傳平林 卷三十四 四
正傳平林 卷三十四 四
正傳平林 卷三十四 四

得失人擇所自處耳然成列後出將以得盜也庀群司閉府庫情不已泰乎

汪道昆問子卿之適子將代父當門者

經世鈔衆怒八字是經國大體

宮既臨尸而攻子蟜帥國人助之子蟜即公孫蔓帥國人助子產攻盜

殺尉止子師僕殺為盜首者一人盜衆盡死盜衆盡死無得免者侯晉

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侯晉堵女父司臣皆為盜首者尉翩

尉止子司齊子孔當國攝君事為載書為盟而以位

序使諸大夫各以聽政辟辟法也使皆聽執政之法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鄭之大夫與諸有司及卿之適子曰門子者皆不肯順從將

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子產止子孔請為之焚書

除載書為去聲子孔不可許焚書曰為書以定

國言為載書以衆怒而焚之衆忿怒而焚燒其書是衆為政也是

共執鄭國不亦難乎國不亦難以至治乎子產曰衆怒難犯衆

汪道昆產請焚書所以能安人易子犯之所怒不專欲難成一已之所欲合二難以安國

不然亂猶未已也王元美光武之燒安鄭國以安眾

文書以安反側亦得此意經世鈔不獨焚之而已

魏禧處變定亂之道不可豫執然熟玩焚書倉門及范宣子禦變盈一事

作用不同處皆是大有力量人知此思過半矣

嚴啓隆梧與制皆虎牢之旁邑城之

所以翼虎牢其事細故史不書

魏絳戍之晉使士魴魏絳戍梧及制書曰戍鄭虎牢經非鄭地也

故曰非鄭地言將歸焉故天子追書係之于鄭鄭

故曰非鄭地言將歸焉

故曰非鄭地言將歸焉

故曰非鄭地言將歸焉

故曰非鄭地言將歸焉

淮參還亦作環戶
關及陽陵今在河
南開封府許州西
北

及晉平鄭見晉舍戍○楚子囊救鄭即公十一月諸

侯之師還鄭而南還繞也諸侯之至於陽陵至於鄭

楚師不退楚子囊不知武子欲退荀營欲曰今我逃

楚言今我逃楚必驕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驕則不

可以與楚戰矣欒黶曰逃楚言逃避晉之恥也晉國之合諸

侯以益恥合諸侯以不如死不如死我將獨進言

將以偏師遂進晉師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晉師與

潁水而軍潁音穎子蟜曰公孫諸侯既有成行言諸侯之師

必不戰矣必不復有從之將退從猶服也言鄭若

不從亦退言鄭不服晉諸退既退楚必圍我楚見晉

成行
定矣

同上從之將退一
句照上一句照下
見晉已不足

圍猶將退也晉雖見楚圍鄭不如從楚不如亦

退之亦以宵涉潁乃乘夜涉渡潁水與楚人盟

欒黶欲伐鄭師欒黶欲伐鄭荀營不可荀營不

曰我實不能禦楚言我實不能禦又不能庇鄭又

鄭何罪鄭人何不如致怨焉而還怨於鄭

今伐其師今伐鄭人楚必救之楚必

為諸侯笑是為諸侯克不可命勝負

不如還也侯之師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

北鄙而歸諸侯之師再還侵鄭鄭人亦還

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爭執周政王右伯輿

致猶
以也
報怨
之未
寄之
也于
彼致

經世鈔亦似是而
非之言
滙參言同一將退
也此句帶起下句
林注楚見晉退必
來圍鄭晉雖見楚
圍鄭猶將退師而
去請氣連上文便
大明
經世鈔此語是已
又致怨焉何為但
當益修威德使鄭
自服
謝文在荀營每不
欲戰只是克不可
命四字故拿定主
意單用罷之一法
李于麟荀營之圍
偃陽亦以為笑是
慮老成持重之見

增補合注人有左
右便而左不使
故以所助者為右
不助者為左

右直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寡君亦右之晉君亦
所左天子所助者亦左之晉君亦不助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

孫鑣此所合契想
係爭政實事
補注傳見周衰至
使晉大夫聽王卿
士之訟

乃使王叔氏與伯與合其要約之辭以相辨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氏
以為答故不能舉其契契之辭契若計反王叔奔晉王叔出奔晉不書經不

襄經十一年

叔不告也不告于魯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叔代王

孫覺益三桓欲弱
公室強私家不量
其力之可否而頓
作一軍春秋以為
亂王制端民力書
曰作三軍也

經十有一年冬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高閔魯不賞郊郊
非禮也今不郊者
非知其非禮故也
乃不從故耳直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
駕之二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而書同盟鄭與

書不郊則不復免
牲矣

盟可知知亳蒲洛反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

高閔蓋用公孫舍
之謀以伐宋自信
於楚而數叛晉使
楚道敝而固與晉
以託國焉

會于蕭魚序績也公至自會無傳楚人執

程子兵不郊鄭故
書至自會

鄭行人良霄良霄即伯存冬秦人伐晉

高閔春秋以變文
為褒貶屢書盟而
不信則以不書盟
為誠屢書伐而無
功則以不致伐為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
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

美傳十一年
按假托於增立中
軍因以上下二軍
亦改作此其為專
民人也已

穆子曰請為三軍言請改為上各征其軍征賦稅也

賦必重故言若作三軍則霸
國增賦之政必將及於子

穆子曰政將及子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之制貢子必不能子必不能堪其誅求武

子固請之季武子固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

易故要乃盟諸僖闕乃共盟於僖宮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各詛以禍福之言

相要也○詛則慮及父音甫正月作三軍以其盟詛

三分公室三分魯國而各有其一而三家各三子各

毀其乘三家各壞其車乘分以足季氏使其乘之人

武子使其車乘之人李以其役邑李其於邑入者無

征入於季氏者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

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

弟孟獻子取其子弟之生為臣蓋四叔孫氏使盡為

臣叔孫穆子盡取子不然不令制軍分民不如是則

鍾伯敬不能者穆氏知季氏將執魯政必厚自封益不能分均為三穆文熙魯舊無三軍武子乃創作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二其無君自此始矣

鄭人患晉楚之故自八年侵蔡獲變以來晉

諸大夫曰不從晉言鄭不

楚弱於晉楚之兵力

楚將辟之楚將避逃不敢

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而使晉

敢敵楚畏晉強不而後可固與也而後鄭可子展曰

與宋為惡言宋常事晉若鄭諸侯必至諸侯必以宋

吾從之盟吾乃從諸侯楚師至楚師若吾又從之吾

則晉怒甚矣則晉人怒鄭晉能驟來晉能驟數

楚將不能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吾乃堅固大夫說

使盡為公臣見叔孫之忠下公室也末句單承叔孫氏說言不盡為臣則我不肯舍舊制而作三軍分明與武子相以故後四分取二亦以此恨而三家盟詛之本言恐非同上若叔孫所取較多于孟氏何以為穆子耶孫鑣三句一氣只何為二字轉下甚動有力穆文熙此策深哉愚宋以從晉怒晉以從楚則晉楚皆

可以無患矣
揚升菴此策果可
使楚不致進而爭
晉但反覆擁謀甚
非正也終不若守
完仗信之為當
孫鑣與上意全同
語亦無大異但
賂當怒而固與意
見然細玩亦嫌重
若我以下數句似
可刪
補注不書宋侵鄭
書鄭侵宋譏在鄭
孫鑣叙東西南北
亦以錯落見致
補注舊許見昭十
二年傳孔氏曰許
南遷而鄭得之

之鄭大夫皆說其謀○說音悅使疆場之司惡於宋鄭人乃使守疆場之吏使

宋向戌侵鄭宋向戌果大獲大有子展曰師而

我必疾則來伐鄭必急吾乃聽命焉我乃從晉之命以和且告

於楚且使往楚師至楚師若吾又與之盟吾又與而

重賂晉師而重行賂以乃免矣言如此則可以夏鄭

子展侵宋欲以致諸○四月諸侯伐鄭再駕伐鄭已

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序甚上也向戌不書

宋公在齊宋之師先至于鄭門于東門遂先攻鄭之東城門其莫其日之

晉荀罃至于西郊晉荀罃以師至于東侵舊許晉

幕音

東侵許之舊國鄭新邑也衛孫林父侵其北鄙衛孫林父六月諸

侯會于北林諸侯會于鄭師于向諸侯屯軍于右還

北行而西次于瑣次于瑣次舍于瑣圍鄭諸侯觀兵于南門

為右還觀示也示兵西濟于濟隧齊隧水名諸侯之鄭人懼

于鄭之南門于鄭秋七月同盟于亳鄭服故也亳

北鄭人乃行成于晉秋七月同盟于亳鄭服故也亳

范宣子曰不慎不慎者言晉若不必失諸侯則諸

叛諸侯道敝而無成諸侯數伐鄭罷敝能無貳乎能

心攜貳之乃盟鄭與載書曰以要言載凡我同盟比我

之諸母蘊年母蘊積年穀而不母壅利母壅過山澤

母保姦母保藏奸母留慝母留庇慝救災患諸侯之

魏禧十三國伐鄭
盟毫凡歷四月而
後得成前段叙事
極其參差後段盟
辭極其嚴整四寫
諸侯兩點同盟捨
見服鄭其難其慎
為蕭魚作引也

王元美或問茲命至路其國家誓書至此極矣未幾于囊師至而即逆之豈不畏明神之歿哉憶春秋之盟往々若此矣

命寧世楚曰乞旅晉曰悉師晉禮鄭囚楚執鄭使極罵晉楚強弱不同晉能驟來一句左叙得亮

人患者恤禍亂諸侯之有禍難同好惡同其好惡○

又去聲獎王室或聞茲命此盟誓之命令司慎司

盟二司天名山名川山川之名者羣神羣祀鬼神之神也

先王先公厲王之比也先公諸國始封君也七姓

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

實十二國言明神殛之明神實之俾失其民失墜其民

隊命隊隕其天命亡氏滅亡其族踣其國家踣蹙其國

楚子囊乞旅于秦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

從楚子詹帥師從楚共王將以伐鄭將伐鄭討其鄭

伯逆之鄭簡公迎丙子伐宋鄭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補注從楚子陳氏曰傳見秦附楚之實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伐鄭之諸侯皆復

駕○復浮去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鄭使二子

如楚告將服于晉服從于晉曰狐以社稷之故言

寡之人以鄭不能懷君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綏晉

楚君若能脩其文德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則

其武師震怒以攝服而威恐之使狐之願也此狐寡

不敢爭鄭攝如字又之涉反狐之願也此狐寡

望楚人執之楚人執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言

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

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地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

下石奭為介故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諸侯之

不書○使去聲○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諸侯之

于鄭東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于晉甲戌晉趙武入

湯睡菴按子駟子國子耳決策從楚連歲疲於兵力以故子展當國謀欲從晉亦既知所而背矣然不即安於晉必待伐宋以致諸侯之伐而後乃藉以絕楚是何策哉若悼公駕楚服鄭之功可謂春秋盛事比於召陵有光矣

盟鄭伯晉趙武奉晉命人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命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見經庚辰赦鄭赦伐鄭所皆禮而歸之而歸之鄭納斥侯晉鄭各納斥侯不獲之囚皆禮而歸之皆加以禮貌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即叔向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襄公使臧武仲對晉叔向曰凡我同盟凡我同盟小國有罪鄭國有背盟之罪大國致討晉討之苟有以藉手苟有可以藉薦其手鮮不赦宥少有不赦宥其寡君聞命矣言晉之德義如此矣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鄭人納賂於晉悼公以師愷師觸師蠲愷觸蠲皆鄭樂師名○愷音恢車軌車淳十五乘淳耦也廣車軌車皆兵車名廣車相耦凡十五乘○廣音曠軌音

淳為耦也淳與純通同上鍾磬相對承上文黃亦二肆也孫鑄論其正文則左氏套語張鹵悼公以樂賜魏絳而魏絳固辭辭之而復固與之其賞功居功之道者得之矣君臣之賢何可哉俞寧世九命成而齊桓驕駕畢而晉悼忘是後會向則執政信讓代秦則師不用命至衛人出君不能討而

屯乘去聲下同甲兵備車乘之中甲兵器具備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軌共百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肆二肆三十二枝及其罍磬罍磬皆樂器○罍音博罍音博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晉悼公樂之功乃以鄭所獻樂分其半以賜之曰子教寡人言魏絳教我寡人和諸戎狄言魏絳教我寡人八年之中自四年至今年九合諸侯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棧救陳年會相又伐鄭成虎牢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又會蕭魚如樂之和諸侯和同如年同盟于亳城北又會蕭魚無所不諧無所往不諧請與子樂之請與子共享此樂辭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夫與戎狄為和國之福也此晉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並見諸侯無慝諸侯無邪君之

又補之故此會是悼公盛極而哀之樂其樂而思其終是此文關紐亦全部春秋關紐

按總領一筆引詩釋安樂引書釋思終前詳後略立言有體

靈也此晉君之威靈也二三子之勞也二三子執政之勞效也臣何力之

有焉魏絳自言抑臣願若抑語辭抑臣之願望於晉君安其樂安其樂安

樂只君子言君子有美樂之德殿天子之邦殿鎮也天子之邦便蕃

左右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亦是帥從皆相

夫樂以安德樂以導和故可以義以處之義

禮以行之禮者理也故可順信以守

而後可以殿邦國五德皆備而後同福祿同受上

之信者實也故可慤仁以厲之仁者忠厚之至也故

備無患先事而備則敢以此規敢以此言公曰晉悼

子之教言魏絳敢不承命敢不承命抑微子抑無子

寡人無以待戎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晉有戎患則

盟府藏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君不可廢而小

受子其受之勉魏絳其受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

樂魏絳於是受賜始禮也禮大夫有功則秦庶長

鮑庶長武帥師伐晉庶長秦爵也鮑武以救鄭鄭已

晉以弗備見敗及

按孔明討擒孟獲然後北窺中原魏絳和無終然後南定諸夏因服鄭而追錄和戎是悼公一生得力處明得此種情勢可以讀古人書矣

李于鏐于櫟之戰

晉以弗備見敗及

正傳平水卷三十四

五

濟河而次又遷延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先入晉地士魴禦之禦秦師

晉室君臣因楚退而遂忘耶少秦師鮑之師少弱而弗設備而不設戰壬午武濟

補注秦庶長鮑庶長武外微者稱人自輔氏庶長武自與鮑交代晉師庶長武與庶長鮑

左氏學者合二傳為例陳氏不然微師已丑秦晉戰于櫟秦晉之師戰晉師敗績晉士魴

者之師不書凡書績易秦故也備故敗易去聲晉師敗績晉士魴

得書人之義此以代晉為重故微者經十有二年庚子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

得書考之經傳左臺怡三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郟郟莒夏晉侯

氏為是後倣此陳音下同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壽夢卒子諸樊

氏曰秦不加兵於晉二十年矣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李武子救

范寔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擊不足書而今書蓋為下事起

何休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郟而自益其邑台遂入郟遂乘勝入郟取其鐘取莒以為公盤盤食

趙鵬飛吳楚不書葬非魯不魯也聖壽夢卒即吳臨於周廟臨哭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

人削之避其號耳傳十二年禮也得臨同凡諸侯之喪凡喪者

呂東萊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可謂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同姓諸侯

善於持勝出王同宗於祖廟若同其所出則臨同族於禰廟禰

凌稚隆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臨於其父廟禰乃禮反是故魯為諸姬是故魯

得祖諸侯魯君僭而立周廟三家僭同姓諸侯之喪臨於所出為邢凡蔣茅胙

而設公廟左氏遂祭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臨於周公之廟臨

目之為禮豈知禮始封君周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庶長秦爵

者哉公之廟

陳廣野鄭不可得而楚始洩念於宋楚於是無能為矣

按一問對便說出三樣對法及許魯便只暗寫詳畧入妙

名從楚子師于揚梁師于宋揚梁之地以報晉之取鄭也師

伐宋以報晉錄靈王求后于齊周靈王求后于齊國齊侯問

對於晏桓子晏桓子即晏弱齊靈公桓子對桓子對齊侯

曰先王之禮辭有之言先王講禮之辭令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

天子求后於諸侯對曰諸侯答於天子曰夫婦所生若而人

若正出之女則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

人若庶出之女則曰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謂諸人妾婦之子若而人

無所生之女而有女兄女弟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弟及其父之女兄女弟

而人則曰先守某公遺腹之齊侯許昏齊靈公許王女若如人○守音狩

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公如晉朝襄公

鍾伯敬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

無寧歲也而左氏以為禮一何謬乎

按注言嫌魯君晉臣不敵

如晉行且拜士魴之辱士魴聘在禮也嫌君臣不敵

○錄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嬴楚司馬子庚聘

于秦子庚即莊王子為夫人寧為共王夫人寧問禮

也禮諸侯夫人父母沒歸寧使卿故曰禮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四

